左氏傳說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左氏傳說

（一）

呂祖謙撰

本館據金華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重刻左氏傳說序

余刻金華文萃。凡呂成公所著述。既裒輯次第就刋。獨念公生平於左氏傳研究尤深。其並類編博議而作者。茲編其一也。陳振孫書錄解題。謂是書似係一時講說。門人所鈔錄者。以余觀之良然。顧類編久無傳本。是編持論與博議略同。而其論世知人。於一代之所以升降。一國之所以盛衰。一君之所以治亂。一人之所以變遷。以及一書之所以得失。推闡源流。瞭如指掌。不徒與博議互相發明。且視博議更爲詳盡。誠哉左氏之功臣也。今從通志堂經解中鈔出。仍舊釐爲二十卷。校正付梓。而撫其大概如此。以詒天下後世之讀左氏傳者。同治八年冬十一月。同郡後學胡鳳丹月樵甫謹序。

左氏傳說

看左氏規模

看左傳須看一代之所以升降。一國之所以盛衰。一君之所以治亂。一人之所以變遷。能如此看。則所謂先立乎其大者。然後看一書之所以得失。試以隱公六七年間考之。事事皆備。所謂一代之所以升降者。春秋之際。三代之衰也。然去三代雖遠。先王之流風遺制。典章文物。猶有存者。禮樂征伐。尚自天子出。如鄭武莊爲平桓卿士。鄭伯爲左卿士。則諸侯猶入爲臣。如伐曲沃立哀侯。則猶能立君。至於宋公不王。鄭伯伐以王命。曲沃叛王。王命虢公伐之。則征伐之權尚在。如戎朝發幣。猶不廢禮。觀鄭莊封叔段。京城過制。而祭仲之諫。張皇駭愕。翼以九宗五正。逆晉侯于隨。此蓋成王封唐叔之瀘。則先王制度尚存。凡此皆三代之餘澤未泯。使平王當此之時。能振作奮厲。尚可有爲。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然所以不三代而春秋者。蓋由平王自爲不振。如鄭莊公爲卿士。當用則用。當廢則廢。何必以虛言欺之。此全失人君之體。曲沃莊伯本出孽。正當助翼伐曲沃。今乃助曲沃伐翼。此附臣伐君。全不是天討。君臣之綱亂矣。仲子、惠公之嬖妾也。今乃以天王之尊。而下賵諸侯之嬖妾。則夫婦之綱亂矣。以至祭伯非王命而私交。武氏子非王命而求賻。及鄭伯怨王奪政。而有交質之舉。若敵國然。則王綱解紐。委靡削弱。因以不振。皆是平王自壞了。所謂一國之所以盛衰者。試以魯衞鄭宋言之。如臧僖伯諫觀魚。攷其言而及曲章文物

之盛。孔子所謂一變至道者。於此可驗。而韓宣子亦謂周禮盡在魯。至於其後而猶有存。如鄭莊公有權謀。善用人。當時有祭仲、子封、原繁、洩駕、曼伯、子元之徒。皆爲之用。故能以小而強。而其後有子皮、子產之徒出來。如衞之亂。石碏以身徇國。定亂討賊。維持社稷。而其後有史鰌、蘧瑗之徒出來。故季札有衞多君子之言。發源蓋始於此。至於宋之宣穆。亂父子繼立之義。而貽殤公子馮之亂。其後隨有六卿爭政骨肉相殘之禍。舉此數端。雖數百年之事。皆可槩而見也。所謂一君之所以治亂者。且以隱公言之。惠公既沒。隱公居長。本自當立。徒以姑息惠公之愛。遂居攝而不能正君位。至如費伯非公命而城郎。公子豫非公命而擅及邾鄭盟。公子翬非公命而帥師。皆隱公不能收君柄。故末年所以有鍾巫之變也。所謂一人之所以變遷者。今且舉兩端而言之。有自善而入惡者。有自惡而入善者。如鄭莊寘母姜氏於城潁。天理已絕。古今大惡也。及其終也。一有悔心。因潁考叔以遺羹之意開導也。天理油然而生。遂爲母子如初。此自惡入善者。如鄭請成。陳侯不許。五父有親仁善鄰之諫。見待歷歷分明。其於謀國也如此。豈不甚善。不一二年間如鄭澶盟而敢如忘。全不以盟誓爲事。到此昏然不曉。如喪心失志者。與前面諫陳侯時。和氣無復存。幾乎自是兩箇人。此自善入惡者。讀左氏傳能如此看。則所謂先立乎其大者矣。然後看一書之所以得失。所謂一書之得失。如序鄭莊公之事。極有筆力。寫其怨端之所以萌。良心之所以回。皆可見。始言亟請於武公。亟之一字。母子之相仇疾。病源在此。後面言姜氏欲之。焉辟害。此全無母子之心。蓋莊公材略儘高。叔段也在他掌握中。故祭仲之徒愈急。而莊公之心愈緩。待段先發而後應之。前面命西鄙北鄙

貳於己。與收貳爲己邑。莊公都不管。且只是放他去。到後來罪惡貫盈。乃遽絕之。略不假借。命子封帥師伐京。段奔鄢。公又親帥師伐鄢。於其未發。待之甚緩。於其已發。追之甚急。公之於段。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兎。敵不及拒者也。然莊公此等計術。施於敵國則爲巧。施於骨肉則爲忍。大凡人於骨肉兄弟分上。最不可分彼曲我直。纔分一箇彼曲我直。便失親親之意。觀莊公始者欲害段。而有姜氏欲之焉辟害之語。則是欲曲在姜氏。直在莊公。及其欲伐段而待其惡大。亦欲曲在叔段。直在莊公。此所以伐之無辭。莊公之心。只分曲直兩字。殊不知兄弟間豈較曲直。纔言彼曲我直。彼我對敵。便有日相戕賊之害。此左氏鋪敍好處。以十分筆力。寫十分人情。其後序周鄭交質一事。則全不能分別君臣之大義。如云周鄭交質與結二國之信。此等言語。似敵國一般。蓋周之衰。習俗見得如此。左氏雖才高識遠。然不曾明理。溺於習俗之中。而不能於習俗之外。別著一隻眼看。此左氏紀述之失也。若向所說通鑑四條。六七年間亦可見得。軍制如鄭之敗燕。以三軍軍其前。潛軍軍其後。若此之類。人孰不知其爲兵制。至於不說兵制。因而見之者。須當看也。如諸侯敗鄭徒兵。此雖等閑句。而三代兵制大沿革處。可見於此。蓋徒兵自此立。而車戰自此浸弛也。財賦之顯然者。人孰不知其爲財賦。至於不說財賦。因而說之者。須當看也。如臧僖伯之諫觀魚。此固非論財賦。然所謂魚鼈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之類。此亦見當時惟正之供。其經常之大者。雖歸之公上。而其小者常在民間。此所以取之無窮。用之不竭也。如武氏子來求賻一事。此可見天子之權不振。不能使諸侯自來貢而反求之。兼周之盛時。自有大喪記之類。使其

制不廢。亦何緣至於求賻。地位須當如此考。如鄭武公莊公爲王卿士。則猶有官制之舊。左氏一書。接三代之末流。五經之餘派。學者苟盡心於此。則有不盡之用矣。故今特言其大槩耳。

左氏傳說目錄

看左氏規模

第一卷

隱公

祭仲諫鄭莊封叔段元年　石碏諫衛莊公寵州吁三年　師服諫晉封桓叔桓二年
齊人卒平宋衛于鄭八年　秋會于溫盟于瓦屋八年　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八年
羽父請謚與族八年
滕薛來朝爭長十一年
鄭莊因入許而曰寡人有弟弗能和協十一年　息侯伐鄭十一年

桓公

宋督弒君與大夫二年
臧哀伯諫取郜大鼎二年
條之役千畝之戰二年
楚武王侵隨六年

魯以周班後鄭六年
鄭忽辭昏六年
楚子伐隨隨敗八年
楚子伐隨八年　晉滅耿滅霍滅魏閔元年
虢仲與芮梁荀賈伐曲沃九年
莫敖請濟師十二年十三年
鄧曼謂鬬伯比非衆十三年
鄭厲奔蔡十五年　公會宋伐鄭同上

莊公

單伯送王姬元年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同上
齊無知弒君諸兒八年

第二卷

莊公

齊小白入于齊九年　會于鄄齊始霸十五年
師及齊師戰于乾時九年　公敗齊師于長勺十年

公敗宋師于乘丘十年

齊桓霸中國十五年　侵蔡伐楚僖四年

晉文退舍辟子玉僖二十八年

荆伐鄭十六年二十八年　楚人伐鄭僖元年三年

鄭伯見虢叔曰盍納王二十年　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二十一年

齊侯使敬仲爲卿二十二年

懿氏卜妻敬仲二十二年　畢萬筮仕於晉閔元年

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二十二年　畢萬之後必大閔元年

楚公子元帥師伐鄭而處王宮鬬射師諫則執而梏之秋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三十年

閔公

狄人伐邢元年　狄人伐衞二年

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二年

僖公

晉假道於虞以伐虢二年三年

驪姬欲殺申生四年

第三卷

僖公

士蔿築蒲與屈五年　晉侯伐屈夷吾不守盟而行乃之梁六年

陳轅宣仲勸申侯美城　後申侯見殺五年七年

鄭太子華請去三族七年

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九年

秦饑晉閉之糴十四年　晉侯背賂中大夫十五年

管仲辭上卿禮十二年

秦晉戰于韓原十五年

城鄫役人病十六年

管仲卒五公子求立十七年　齊人立孝公十八年

宋敗齊師于甗十八年　晉敗秦師于殽三十三年

宋襄盟于鹿上二十一年

頹叔以狄師伐周二十四年　王出鄭伯省視官具于汜同上

王與晉陽樊溫原欑茅田二十五年
子犯言子玉無禮二十八年　子犯請擊秦三十年
晉人復衞侯甯武子與衞人盟于宛濮二十八年

第四卷

僖公
晉侯侵曹伐衞二十八年　戰于城濮同上
晉侯秦伯圍鄭鄭使燭之武說秦秦伯說與鄭人盟三十年
蹇叔言師之所爲鄭必知之三十三年　勤而無所必有悖心同上
文公
諸侯朝晉元年　衞成公不朝同上
先且居請君朝王臣伐衞元年
楚國之舉常在少者元年
秦伯復使孟明爲政二年　秦伯猶用孟明二年
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三年
晉人懼無禮於公請改盟三年

楚滅六蓼五年　邾滅須句僖二十一年
晉蒐于夷易中軍六年
士會如秦納公子雍六年　晉納捷菑于邾十四年
趙孟殺公子樂立公子雍六年　郤缺請復衞田七年八年　士會在秦七年十三年
賈季怨陽子易班六年　先克奪蒯得田八年
范山言晉可圖九年

第五卷

文公

夷之蒐士穀將中軍八年　先克言狐趙之勳不可廢同上
西乞術來聘十二年
秦伐晉肯甲趙穿無功十二年
君弱不可以怠十五年
羣蠻百濮叛楚十六年　楚人謀徙阪高同上
宋饑公子鮑竭粟而貸十六年
晉侯不見鄭伯十七年　鄭子家以書與趙宣子同上

敬嬴私事襄仲十八年　仲殺惡及視同上

宣公

宋鄭戰于大棘元年　宋城城者謳同上

晉趙盾弒其君夷皐二年

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三年

楚滅舒蓼及滑汭盟吳越而還八年

令尹蔿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十一年

邲之戰楚莊不築武軍十二年

第六卷

宣公

晉楚戰于邲晉師敗績十二年

邲之戰晉楚軍制十一年

成公

欒書救鄭楚禦諸桑隧六年　欒書侵蔡侵楚侵沈獲沈子揖八年

晉郤至如楚聘楚子享之十二年

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十三年
曹人使公子負芻守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十三年

第七卷

成公

聖人內外無患十六年
晉悼公卽位于朝始命百官十八年

襄公

孟獻子請減虎牢以逼鄭知武子曰善二年
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三年
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四年
鄭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七年
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九年
荀偃士匄請伐偪陽十年　荀偃言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十四年
鄭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以作亂十年
同盟于亳范宣子言不愼必失諸侯十一年　會于戚范宣子假羽毛於齊十四年　晉侯問衞

故於中行獻子十四年

晉悼賜魏絳樂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十一年

晉平公卽位改服修官會于溴梁十六年

宋皇國父爲太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十七年

楚子言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十八年

第八卷

襄公

諸侯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十八年　鞌之戰大敗齊師成二年

齊侯遂東太子光後光卽位殺子牙十九年

范宣子逐欒盈欒盈復入于晉二十三年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二十三年

季武子無嫡子公彌長而愛悼子二十三年

太史書崔杼弒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二十五年

蔿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掩書土田二十五年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二十五年
秦伯使其弟鍼如晉叔向命召行人子員子朱曰當御三云叔向不應二十三年
宋寺人伊戾無寵於太子痤譖諸公而害之二十六年
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二十七年　宋左師請免死之邑同上

第九卷

襄公

崔杼廢成立明二十七年　慶封好田耆酒二十八年　陳無宇言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同上
吳季札來聘觀樂二十九年
鄭子產如陳涖盟而知陳亡三十年
鄭子皮授子產政三十年

昭公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元年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元年
韓宣子聘于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二年
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張趯曰甚矣子之爲此來也三年

第十卷

昭公

楚靈王使椒舉如晉求諸侯四年
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四年
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四年
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五年
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六年
穿封戌爲陳公曰城麇不詔八年　穿封戌囚鄭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蘧二十六年

第十一卷

昭公

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請佐公使尊而遂酌以飲工九年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九年
諸大夫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十年
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殺之十一年　楚子奉孫吳以討於陳而遂縣之同上
楚子爲令尹殺大司馬薳掩使蔡洧守國奪成然邑十三年　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

于乾谿十三年

第十二卷

昭公

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十三年　平丘之會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其何敵之有同上

叔弓圍費十三年　南蒯將叛十四年

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九月楚子殺鬬成然十四年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十五年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十五年　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十七年　晉荀吳使師僞糴者負甲襲鼓滅之二十二年

第十三卷

昭公

齊人伐徐徐人行成十六年　楚子誘戎蠻子嘉殺之同上

晉韓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子產弗與十六年

郯子來朝十七年

周原伯魯不說學十八年

第十四卷

昭公

費無極言於楚子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王說十九年

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十九年

費無極言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信之二十年

齊豹北宮喜褚師圃作亂公遂出二十年　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滅齊氏而公入同上

齊景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據亦同也焉得爲和二十年

宋華亥自陳入于南里以叛二十一年　宋華亥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二十二年

第十五卷

昭公

魯人侵邾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執行人叔孫婼二十三年

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二十三年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二十四年

昭子如宋逆女公若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九月戊戌伐季氏二十五年

宋樂大心言我不輸粟我於周爲客若之何使客二十五年

第十六卷

昭公

齊侯欲納昭公命無受魯貨二十六年

晏子論彗星則曰天道不諂昭公二十六年　論路寢則曰在禮同上

公三年　不誅祝史厚斂困民昭公二十年　一言省刑踊貴屨賤昭

吳公子光弒其君僚二十七年

楚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二十七年

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爲三縣二十八年

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二十八年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二十九年

第十七卷

昭公

晉頃公卒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二十年

吳子問伍員伐楚何如三十年

晉侯將以師納昭公三十一年

王使富辛如晉請城成周三十一年

定公

季孫言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元年

第十八卷

定公

楚子常欲蔡唐二侯裘馬二年　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四年　晉人假羽毛於鄭同上　祝佗言於萇弘蔡將先衞同上

蔡侯吳子唐侯伐楚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四年

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四年　伍員與申包胥友謂曰我必復楚國包胥曰子能復我能與之同上　申包胥以秦師救楚大敗夫槩王于沂五年

第十九卷

定公

六月季孫意如卒九月陽虎囚季桓子三年

宋樂祁言諸侯惟我事晉六年

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尙羔八年
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家而代位八年
陽虎奔齊請師伐魯九年
晉趙簡子盟衞侯將歃涉佗捘衞侯之手及捥八年　晉車千乘在中牟衞侯將如五氏曰敵矣九年　晉執涉佗成何以求成於衞衞人不許十年
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叔孫墮郈季氏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十三年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衞貢五百家於晉陽午不從趙孟怒殺午十三年　秋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同上　二月趙鞅入于絳同上
子貢見邾子執玉高公受玉卑皆有死亡十五年

第二十卷

定公

於越敗吳于檇李十四年

哀公

公孫彊言霸說於曹伯乃背晉奸宋七年　宋公伐曹將還子肥殿曹人詬之公怒遂滅曹八年

齊師伐魯冉求爲季氏謀一子守二子從季氏曰不能十一年

吳子胥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十一年

孔文子將攻大叔仲尼對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十一年

越子伐吳爲二隧十三年

陳恆執公于舒州十四年

宋向魋請享公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公知之與皇野謀召左師同發兵魋奔衞十四年

楚子西召子木之子勝爲白公葉公言無乃害乎弗從秋果殺子西十六年

越滅吳二十二年

晉荀瑤伐齊何必卜二十二年　晉荀瑤伐鄭齊陳成子救之二十七年　晉荀瑤圍鄭門于桔柣之門同上

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二十四年

中行文子告陳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爲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二十七年　范氏中行氏將伐公齊高彊言三折肱知爲良醫定十三年

左氏傳說卷第一

宋　呂祖謙撰

隱公

祭仲諫鄭莊封叔段元年

石碏諫衞莊寵州吁三年

師服諫晉封桓叔桓二年

左氏所載春秋以前事。如第一第二卷。尙有數段事可取。如祭仲之諫鄭莊公。石碏之諫衞莊公。師服之諫晉。如此三處。皆是東遷之初。是以言多典法。如祭仲之諫鄭莊公封叔段於京。所謂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見得成周築城之遺制尙在。如石碏之諫衞莊公。所謂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見得先王教子家傳之法尙在。如師服之諫晉君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猶見得三代上下名分等差纖悉委曲如此之不可亂。此是春秋初老師宿儒之所傳先王之典法。在學者須當深考三代之氣象。到後來春秋中與末。能如此言者甚少。如左史倚相之於楚。叔向之於晉。子產之於鄭。纔能言。當時便謂之聖賢博物君子。

左氏傳說卷第一

宋　呂祖謙撰

隱公

祭仲諫鄭莊封叔段元年

石碏諫衞莊寵州吁三年

師服諫晉封桓叔桓二年

左氏所載春秋以前事。如第一第二卷。尙有數段事可取。如祭仲之諫鄭莊公。石碏之諫衞莊公。師服之諫晉。如此三處。皆是東遷之初。是以言多典法。如祭仲之諫鄭莊公封叔段於京。所謂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見得成周築城之遺制尙在。如石碏之諫衞莊公。所謂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見得先王教子家傳之法尙在。如師服之諫晉君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猶見得三代上下名分等差纖悉委曲如此之不可亂。此是春秋初老師宿儒之所傳先王之典法。在學者須當深考三代之氣象。到後來春秋中與末。能如此言者甚少。如左史倚相之於楚。叔向之於晉。子產之於鄭。纔能言。當時便謂之聖賢博物君子。

遷命大夫官爵甚少。以魯一國論之。諡族甚少。大夫官爵無非賜姓。使當時春秋以前有世官。所謂鄉舉里選賓興不可行。秀民無處安排。看得世官只是起於春秋以來。

滕薛來朝爭長十一年

滕薛來朝爭長。此一段須看得官制。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以此見成周盛時諸侯。非惟入爲王卿士。而卜正一官。亦皆諸侯爲之。

鄭莊因入許而曰寡人有弟弗能和協十一年

鄭入許而不有許。此一段看得王綱初解紐。諸侯亦未敢放手滅人國。如後之滅霍滅耿滅魏。略無顧忌。觀莊公封許之言。委曲涵養。有唐虞三代氣象。然因入許而曰寡人有弟弗能和協。使鬷其口於四方。此謂莊公悔過之言不可。此謂莊公不情之言亦不可。蓋莊公是一箇有才智占勝底人。觀他初待叔段。止欲段曲我直。彼惟有歉於心。故恐爲人所議。所以先自說破了。依舊是前時養惡之氣習。猶未之改。至莊十六年鄭厲公之言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則是共叔嘗有後於鄭矣。此言非是虛言。正是兄弟不可泯絕處。後來果然封他子弟。世世食祿而不絕。夫共叔之於鄭。初無功德及民。而有叛逆之惡。何爲必欲不絕其後也。於此須見得非是莊公之悔心。正是莊公當初機謀培養。陷叔段也深。至此常常自歉。故施恩意於後也亦深。使當時只恁地逐段。不用許多機關陷穽。到此必不然也。且如楚懷王之在國。荒淫不度。本無德以及人。一旦秦人殺之。而舉國無有不念之者。至於八十餘年之後。猶以是而亡秦。只緣秦人

毒之太深。故國人思之愈切。莊公惟其當初下手得毒。故後來施得恩意極深。蓋兄弟天屬也。此正相反之道理也。

息侯伐鄭十一年

息侯伐鄭。此段須就息上看得楚之盛衰。當是時。如息如蔡。尙與中國相通。皆會盟征伐。及楚一盛。則與中國絕矣。蓋息蔡皆近楚之國。楚旣盛。則必有呑併之意。彼朝夕自救之不暇。何暇及其他。看此可見是時楚未強盛也。何故。蓋楚衰則邊楚之國必強。楚盛則邊楚之國必弱。大抵看左傳須旁看方可。若一事只作一事看不可。

桓公

宋督弑君與大夫二年

左氏序宋督事極好。觀其論督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此左氏識見高遠處。蓋人心各有所主。使宋督有尊君之心。決不敢爲弑逆之事。惟此心一蕩。則縱橫放肆。無所忌憚。蓋督之殺孔父與殤公。乃爲惡之末流。其有無君之心。乃爲惡之根本。聖人所以過位變色。入門鞠躬。夫豈繁文末節哉。蓋所以養其尊君之心也。

臧哀伯諫取郜大鼎二年

哀伯之諫取郜鼎。其中所言周家宗廟制度固當攷。然桓公於弑逆之事。猶忍爲之。哀伯乃諫其取叛臣

之鼎。是猶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者也。哀伯亦可謂習而不察矣。然看哀伯之諫。周內史之言。須看得天下之人皆習而不察。哀伯、魯之賢大夫也。周內史、周之良史也。尙不知君臣之大義。區區然惟納賂之是諫。文辭之是取。在賢者猶不知。而況下賢者數等。而爲衆人者乎。以此知當時天下之人。視弑君弑父。以爲常矣。

條之役千畝之戰二年

條及千畝之役。皆在幽厲閒。又見得周衰諸侯之相侵有日矣。夫人君命太子之名。臣下視之。以爲輕重。漢武名鉤弋之門爲堯母。故江充遂譖戾太子。是知命名之際。亦不可不謹也。

楚武王侵隨六年

楚侵隨一段。見得楚自此憑陵諸夏。自前年蔡鄭會于鄧。則始懼楚。至此楚浸盛矣。蓋夷狄之強弱。常由中夏之盛衰。中國、元氣也。夷狄、邪氣也。元氣全在邪氣不能入。元氣喪則邪氣喪之。楚之猾夏。其來有自矣。如商之衰。荊楚常爲亂矣。至高宗時商盛。故能來入其阻。其後周之盛時。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篳路藍縷。以處草莽。以其勤勞如此。方服役之不暇。可見其弱。至此復悍然陵犯中國。非專楚之罪也。蓋君子之與小人。夷狄之與中國。其相爲消長。理之常耳。

魯以周班後鄭六年

諸侯代齊鄭。忽有功。魯以周班後鄭。此段見得魯秉周禮。舉春秋之初一事言之。則以周班後鄭。而致三

之鼎。是猶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者也。哀伯亦可謂習而不察矣。然看哀伯之諫。周內史之言。須看得天下之人皆習而不察。哀伯、魯之賢大夫也。周內史、周之良史也。尙不知君臣之大義。區區然惟納賂之是諫。文辭之是取。在賢者猶不知。而況下賢者數等。而爲衆人者乎。以此知當時天下之人。視弑君弑父。以爲常矣。

條之役千畝之戰二年

條及千畝之役。皆在幽厲閒。又見得周衰諸侯之相侵有日矣。夫人君命太子之名。臣下視之。以爲輕重。漢武名鉤弋之門爲堯母。故江充遂譖戾太子。是知命名之際。亦不可不謹也。

楚武王侵隨六年

楚侵隨一段。見得楚自此憑陵諸夏。自前年蔡鄭會于鄧。則始懼楚。至此楚浸盛矣。蓋夷狄之強弱。常由中夏之盛衰。中國、元氣也。夷狄、邪氣也。元氣全在邪氣不能入。元氣喪則邪氣喪之。楚之猾夏。其來有自矣。如商之衰。荊楚常爲亂矣。至高宗時商盛。故能來入其阻。其後周之盛時。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篳路藍縷。以處草莽。以其勤勞如此。方服役之不暇。可見其弱。至此復悍然陵犯中國。非專楚之罪也。蓋君子之與小人。夷狄之與中國。其相爲消長。理之常耳。

魯以周班後鄭六年

諸侯代齊鄭。忽有功。魯以周班後鄭。此段見得魯秉周禮。舉春秋之初一事言之。則以周班後鄭。而致三

楚子伐隨八年

晉滅耿滅霍滅魏閔元年

入春秋之初。當時先聖王之後。及三代所封之國。尙小大皆錯。其事可見者。尙有一二。到得後來。翦滅吞併。雖不盡見於傳。以大略觀之。見於傳者楚晉爲多。何故楚與晉。蓋有說。楚自是夷狄之與中國相爲消長。中國是元氣。元氣纔衰。邪氣便勝。所以被他吞滅先王所封之國。無足怪者。楚之於中國。蓋自商以來。迭爲盛衰。商盛則楚衰。商衰則楚盛。如殷武詩所謂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以此見商衰楚盛。到得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見得商盛楚衰。及到周時。周盛楚再衰。如與晉戰時。欒武子謂其訓之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見得楚衰周盛。到得東遷後。周既衰。楚自然盛。所以楚武王僭號。抗衡中國。以此見中國與夷狄迭爲消長。楚固是夷狄。與中國相爲消長。何故晉亦吞中國。如滅耿滅霍滅魏。蓋緣晉不是先王所封。乃是宗族作亂。自封桓叔於曲沃。其後恃其詐力。自覆本宗。以詐力爲常事。不復有先王之制。故敢吞滅中國。蓋緣他都是詐力。無規矩典刑了。若是他國。如齊非不滅譚滅遂。亦不滅於晉。然尙有畏憚者。蓋齊是太公後先王所封之國。所謂典章文物法度尙在。

虢仲與芮梁荀賈伐曲沃九年

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此雖等閑言語。亦可以觀天下之勢。何以見之。蓋自此以後。五國皆不見於傳。盡爲大國併吞了。此又見世代升降處。是豈不可以觀天下之大勢乎。

莫敖請濟師十二年十三年

莫敖之爲人。徒外面加添。而裏面初不長進。蒲騷音消之役。用鬬廉之謀。能敗鄖師。及伐絞之役。幸而絞小復勝。及其伐羅之時。志滿意得。徒恃前日之勝。而謂小國不足敵。是以輕敵而敗。遂致有荒谷之縊。大凡學者最怕外面加添。裏面初不長進。

鄧曼謂鬬伯比非衆十三年

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云云。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看此一段。便見得楚之在當時。所謂盜亦有道。夫楚夷狄之國耳。以夷狄而憑陵諸夏。其強如此。其盛如此者。豈不以亦有其道哉。觀當時內則有鄧曼之賢。以爲之助。內強可知。外則有鬬廉伯比之智。以爲之謀。外強可知。內外俱有人。所以到得如此強盛地位。蓋大學之道。必本於家齊。而二南之化。亦首於關雎。豈非所謂盜亦有道乎。

鄭厲奔蔡十五年

公會宋伐鄭同上

此卷載鄭事稍詳。見得莊公始末。當莊公之初。殺弟囚母。甡是天下極惡。緣其權謀智略。有以掩之。固不甚覺。及其季年。公子互爭。兵革不息。病弊至此始露。大抵人之一身。於少壯時戕賊其血氣。雖有疾。亦自可以支持。及其老也。血氣既衰。百病俱作。如唐太宗初間。內則肅清華夏。外則蕩滌羌戎。雖有殺兄戮弟。

閨門大惡。亦緣正觀之治。有以掩之。故不甚見及。一傳高宗。百弊俱出。學者切不可於一事二事上錯放過不理會。雖其初未甚覺。其後終不可掩也。

莊公

單伯送王姬元年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同上

莊公之立。桓公見殺於齊。則莊公之於齊。有不共戴天之讎。而不能以復讎爲念。前輩論之詳矣。然須識得莊公之要領。王姬歸於齊。魯絕之而不與主昏義也。而魯則畏齊之強而不敢絕。欲與之主昏。內則畏清議而不敢與。外則畏齊之見討而不敢絕。其君臣之閒。宛轉商量一箇兩不相妨底道理。故築王姬之館于外。三傳之說不一。然皆未必是。凡天下之事。不知夫不共戴天之讎義不可與者。未足爲憂。既知之而求所以委曲回護者。深可憂。蓋其不知者。良心一朝頓回。則其發不可禦。既知之而欲立一名字。求以委曲回護。亦終於此而已矣。父子之閒。天屬之恩。莊公報齊之心。宜如火之必熱。如水之必寒。如手足之捍頭目。安可以委曲安排回護。使其兩不相妨。至如伐郕一段亦然。莊公本自畏齊。而曰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皆是要立一箇名字文飾之。此其所以終於不振。

齊無知弒君諸兒八年

看齊襄公須看得每舉而每得志。是其所以速襄公之死。觀其當時淫侈無度。肆行不道。無不得志。如一

滅紀。則紀侯大去其國。繻以王人伐衞。衞便服。繻欲滅郕。郕便降。至於欲會魯侯。則魯侯至。欲要姜氏。則姜氏至。每畀而每得志。惟其得志之頻。故所以爲死期之速。宜乎卒蹈無知簒弑之禍也。

滅紀。則紀侯大去其國。繻以王人伐衞。衞便服。繻欲滅郕。郕便降。至於欲會魯侯。則魯侯至。欲要姜氏。則姜氏至。每畀而每得志。惟其得志之頻。故所以爲死期之速。宜乎卒蹈無知簒弑之禍也。

復見矣。

師及齊師戰乾時九年

公敗齊師于長勺十年

公敗宋師于乘丘十年

齊桓公霸業在春秋涉三公。莊、閔、僖。若莊公正是桓公當時初歸。經營霸業。桓公規模。自用管仲後。與未用管仲。及管仲新得政時。事體不同。桓公以莊九年入齊卽位。是時敗魯師。是年取管仲歸國而相之。管仲雖初入國。是時尙新得政。若莊公十年此一兩年事。未是管仲經營。所以與後來不相似。大抵管仲圖霸。規模緩而不迫。看莊公十年前。旣敗魯師于乾時。次年又舉師伐魯。長勺之戰。爲魯所敗。到六月齊又與宋次于郎。看得涉兩年間。三加師於魯。規模促迫。大抵與後不同。以此知正緣管仲新得政。未得盡施其術。不惟三加師於魯。規模迫促。後面兩爲魯敗。長勺之戰。爲魯人三鼓而敗。後來郎之次。又爲公子偃先敗宋師。齊師乃還。若當時管仲便謀慮計畫。無緣得兩敗。以此看得管仲規模。不惟外面經營諸侯。緩而不迫。他裏面所以得君得政。亦緩而不迫。何故。前年桓公因鮑叔之言相管仲。若是管仲規模促迫時。便須諫桓公。不可加兵於魯。使加兵於魯。管仲必紛然建謀。出其所長。蓋管仲初得政。當時自有國子高子。政未專出他。他且袖手旁觀一兩年。以此見管仲得君得政。亦緩而不迫。自此以後。桓公之規模。大率不同。十三年北杏之會。是時管仲全得政。且如楚當時憑陵諸國。管仲且放二三十年不問。直到屈完之

盟。不戰而自屈。晉獻公父子憑陵諸國。亦放而不問。到得後來葵丘之會。晉侯自來。蓋管仲不去歲月閒見效。常要自家政事脩舉。兵乘修整。本彊則精神折衝。所謂崛強不服之國。教他自入管仲規模中。此其所以爲管仲。此其所以五霸。桓公爲盛。大抵王之與霸論來。王者不計功謀利。霸者計功謀利。王者不求近功速效。霸者求近功速效。然而就霸者論之。以桓文對說時。桓公計功謀利。比文公時便少。桓公不急功效。勝文公。桓公卻做得王者事。何故。晉文公事業。在僖二十八年都做了。如侵曹伐衞敗楚朝王。聲績赫然。震蕩人耳目。一年都做盡。桓公規模。三十餘年尙熾。其用功之所以遲速時。便是桓文才之高與下。管仲舅犯規模之深與淺。以是知晉文不如管仲。

齊桓霸中國十五年

侵蔡伐楚僖四年

晉文退舍避子玉僖二十八年

看桓公之所以霸。須看得管仲規模。當時桓公之霸。蓋將以尊中國攘夷狄也。楚之憑陵中國者。非一日矣。如伐鄭伐蔡。而桓公皆不之問。桓公以莊之十五年霸中國。而僖之四年始伐楚。置楚於度外而不問。且二十年者。何故。仲之意豈不以吾驟加兵於楚。萬一不勝。則霸威屈矣。故遵養時晦。至於力彊威盛而後一舉以臨之。則楚無不服矣。夫以堂堂之楚。而不敢以兵抗齊。不過使人如師。及使屈完來盟。則齊之盛彊蓋可知。至於晉文公則不然。桓公以兵加楚。而楚不敢抗。文公退舍辟子玉。而子玉犯之。文公之

規模。小於管仲也明矣。文公蓋數年便欲服楚。雖力再而僅勝之。然傷威損重已多。仲之相桓。則遲楚以二十年之久。則文豈足以及桓哉。其服晉也。規模猶大於服楚。晉獻公之滅耿滅霍滅魏伐東山。而齊皆不問者何故。仲之意豈不（欲）以晉之於齊、猶家也。楚之於齊、猶鄰也。以至彊之晉。吾驟臨之以兵。萬一不勝。爲晉所敗。則吾家人猶不能勝之。何以服其鄰。故一切置而不問。逮夫諸侯盡服夷狄皆從。光焰既大。聲勢既盛。故葵丘之會。晉侯不召而自至。服楚以兵。服晉以不召而自來。則以聲勢光焰臨之耳。其服晉過於服楚遠矣。蓋其遲速之不同。故其力有厚薄。威有輕重。論至於此。非惟王道不可要近功。而霸者亦然。齊桓遲之以二十餘年。而晉文求之於六七年間。須要做盡許多事。故晉文之霸。不及齊桓之盛。當時葵丘之會。晉侯欲往。而宰孔止之而不會。蓋宰孔見得齊侯之驕。故如此。於此又須看得管仲之事桓公。專去事上做工夫。卻不去君心上做工夫。惟其去事上做工夫。故鋪排次敍二三十年。皆如其規模。惟其不去君心上做工夫。故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管仲之事。蓋積數十年而成。桓公之驕。止一日而壞。不能格君心之非。其禍蓋如此也。

荆伐鄭十六年　二十八年

楚人伐鄭僖元年三年

齊桓公霸中國。楚數侵鄭。桓公惟務於鄭。而不再加兵於楚者何故。以此儘見得管仲之規模。大能養威處。蓋仲之意。以謂能勝楚。則不過如前日。萬一不勝。則霸權屈矣。此仲之所以善養威也。

規模。小於管仲也明矣。文公蓋數年便欲服楚。雖力再而僅勝之。然傷威損重已多。仲之相桓。則遲楚以二十年之久。則文豈足以及桓哉。其服晉也。規模猶大於服楚。晉獻公之滅耿滅霍滅魏伐東山。而齊皆不問者何故。仲之意豈不（欲）以晉之於齊、猶家也。楚之於齊、猶鄰也。以至彊之晉。吾驟臨之以兵。萬一不勝。爲晉所敗。則吾家人猶不能勝之。何以服其鄰。故一切置而不問。逮夫諸侯盡服夷狄皆從。光焰既大。聲勢既盛。故葵丘之會。晉侯不召而自至。服楚以兵。服晉以不召而自來。則以聲勢光焰臨之耳。其服晉過於服楚遠矣。蓋其遲速之不同。故其力有厚薄。威有輕重。論至於此。非惟王道不可要近功。而霸者亦然。齊桓遲之以二十餘年。而晉文求之於六七年間。須要做盡許多事。故晉文之霸。不及齊桓之盛。當時葵丘之會。晉侯欲往。而宰孔止之而不會。蓋宰孔見得齊侯之驕。故如此。於此又須看得管仲之事桓公。專去事上做工夫。卻不去君心上做工夫。惟其去事上做工夫。故鋪排次敍二三十年。皆如其規模。惟其不去君心上做工夫。故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管仲之事。蓋積數十年而成。桓公之驕。止一日而壞。不能格君心之非。其禍蓋如此也。

荆伐鄭十六年　二十八年

楚人伐鄭僖元年三年

齊桓公霸中國。楚數侵鄭。桓公惟務於鄭。而不再加兵於楚者何故。以此儘見得管仲之規模。大能養威處。蓋仲之意。以謂能勝楚。則不過如前日。萬一不勝。則霸權屈矣。此仲之所以善養威也。

王。以此知阿媚順旨。大抵無事時。此等人固可喜。纔到患難時。看得意思終是緩了。

齊侯使敬仲爲卿二十二年

齊侯欲使敬仲爲卿。辭以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此見得當時朋友之清議尙在。故管仲前來請齊侯救邢。亦援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如上文畏此朋友之義。此見得當時猶知簡書朋友之可畏。又見得古詩之意。猶有存者。

懿氏卜妻敬仲二十二年

畢萬筮仕於晉閔元年

懿氏卜妻敬仲一段。後人云。符命讖緯之說。起於王莽簒漢。假此以愚人耳目。不知已見於春秋之際。看左氏所載敬仲畢萬之言。蓋左氏之生。適當戰國之初。田魏始興。故誇誣其祖。以神下民。當時民無有知者。故皆信之。左氏亦惑於流俗之所見。不能於流俗外着一隻眼。故於敬仲畢萬之事。亦從而書之。後來柳子厚作貞符。以爲符命俱不足信。遂以玄鳥生商伏羲負圖之事皆可疑。此又墮於一偏之見也。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大抵帝王之興。和氣充塞。豈無祥瑞。但當觀象之正邪。豈可謂之無也。

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二十二年

畢萬之後必大閔元年

符命讖緯之說。王莽以此簒漢。後世論符命讖緯之說。起於哀平之閒。比附王莽。以此爲禎祥。移人耳目。簒奪天下。然推其源流。符命固是起於哀平之閒。而符命讖緯之實。已自始於戰國之初。考之左氏可見。戰國之初。如所謂如秦如楚如燕。都是世襲舊國。如晉如齊。皆是暴戾之國。當時未嘗不假符命之說。爲簒奪之事。看左氏所載畢萬敬仲。見當時以此移人。所以載懿氏之卜敬仲。說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及生敬仲。周史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謂此其代陳有國。至於畢萬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以此知戰國時已自有符命惑人了。雖左氏好說符怪。然戰國之時。已自相傳如此。便到得陳涉以狐鳴魚腹。惑亂一世。遂盛興王莽。然此所謂符命。皆是造作湊合得來。如柳子厚作貞符之說。謂無符命。此又見得一偏。大抵符命之說。亦不可謂之無。如所謂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嗜欲將至。有開必先。所謂帝王之興。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當深察其邪正。若以不正之說例論之。且如玄鳥生商。伏羲受圖。也不足信。是因噎而廢食也。大抵帝王之興。自有自然之兆。人之正心。感天地之正氣。所謂符命者。自可信。卻不是附會湊合得來。豈可謂之不于其祥。于其仁。若以此察之。正邪之說。昭然如日星之明。

楚公子元帥師伐鄭而處王宮鬬射師諫則執而梏之秋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三十年

楚之興。自武王兼并。自此便彊。繼以文王。亦能守其基業而不失。傳于成王。成王初卽位尙幼。是時公子

元爲令尹。以貪冒淫縱。爲申公鬬班所殺。當時君尙幼。大臣見殺。論來楚到此合衰。所以不衰時。蓋緣楚能用子文。子元初死時。正是楚之盛衰存亡交關樞紐處。是時復有子元時。楚自便亡。幸而得一子文爲令尹。以淸忠表倡於一國。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自此楚再安。大抵楚之所以立國。本皆以勤儉。所謂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如告戒之辭。所謂訓衆而好鎭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皆以勤儉。勤儉是楚之家法。到子元出來。淫縱不道。以破楚之家法。如築館于夫人宮側。振萬舞。貪淫不厭。臣下不平。卒至相戕。以殺令尹。楚之勤儉家法。或幾乎息矣。子文出來。獨以淸忠勤儉。再復楚之規模。當時子文繼子元之後。平常也做不得。須是自毀其家。自貶損方可。何故。到奢侈驕淫之後。能以淸忠勤儉。表倡於一國。如易之小過所謂行過乎恭用過乎儉。當時是卻恁地平常做不得。所以自毀其家。卻不是矯枉過直。正是合做底事。故不如是則何以救已離之人心。續將絕之國命。

閔公

狄人伐邢元年

狄人伐衞二年

齊桓公始霸之初。狄滅衞。又伐邢。見得當時夷狄憑陵中國。如此之甚。向非齊桓之霸。封衞遷邢。則中國幾何而不淪胥爲夷狄。此孔子所以有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之歎也。

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二年

元爲令尹。以貪冒淫縱。爲申公鬬班所殺。當時君尙幼。大臣見殺。論來楚到此合衰。所以不衰時。蓋緣楚能用子文。子元初死時。正是楚之盛衰存亡交關樞紐處。是時復有子元時。楚自便亡。幸而得一子文爲令尹。以淸忠表倡於一國。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自此楚再安。大抵楚之所以立國。本皆以勤儉。所謂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如告戒之辭。所謂訓衆而好鎭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皆以勤儉。勤儉是楚之家法。到子元出來。淫縱不道。以破楚之家法。如築館于夫人宮側。振萬舞。貪淫不厭。臣下不平。卒至相戕。以殺令尹。楚之勤儉家法。或幾乎息矣。子文出來。獨以淸忠勤儉。再復楚之規模。當時子文繼子元之後。平常也做不得。須是自毀其家。自貶損方可。何故。到奢侈驕淫之後。能以淸忠勤儉。表倡於一國。如易之小過所謂行過乎恭用過乎儉。當時是卻恁地平常做不得。所以自毀其家。卻不是矯枉過直。正是合做底事。故不如是則何以救已離之人心。續將絕之國命。

閔公

狄人伐邢元年

狄人伐衞二年

齊桓公始霸之初。狄滅衞。又伐邢。見得當時夷狄憑陵中國。如此之甚。向非齊桓之霸。封衞遷邢。則中國幾何而不淪胥爲夷狄。此孔子所以有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之歎也。

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二年

施以酒飲里克。欲以優言說之。觀優施以言動克。言人皆集於苑。己獨集於枯。是言申生之勢。已自摧死。不可倚恃。里克卻言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迺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則驪姬之計行矣。故優施得里克之語。以告驪姬。姬聞優施之言。遂肆行而無忌。以國語所載論之。所謂里克不同謀殺申生。但對優施言然。左氏直書中大夫成謀。當時姬難里克。里克若能守正不奪。則殺申生之謀必不成。克既有中立之言。故姬得以肆其謀而無憚。雖不預驪姬謀。謂之成謀亦可也。大抵姦人作亂。不必要人依附。則且持兩端中立。以爲無所與於其間。則姦人便可以成謀。左氏斷所以歸中大夫之罪。到後面一段。使之歸胙於獻公。當時驪姬殺申生之謀。獻公已許他了。今特造此一段事。爲罪名而已。然則殺申生不是獻公不知。當驪姬譖君之際論來。太子合當便行。當時太子謂我辭。姬必有罪。或使之行。謂君實不察其罪。皆是不知獻公之心。然此時太子既是不出亡。甘心待死而已。辦一死了。以正理論。固是成父之過。然而犯逆死罪了。已自不是。太子合卽便就死。又卻奔歸於所封之邑。須當看這一節。這箇不是變生倉卒時。無措如此。申生既不畏死。尙自當倉卒之變。奔歸於邑。又不是要恃城郭以作亂。以此見處死卻易。從容就死則難。此無他。元無工夫。且則是小心不忍。便至倉卒無措。其不近道理。亦自可見。

左氏傳說卷第三

僖公

士蔿築蒲與屈五年

晉侯伐屈夷吾不守盟而行乃之梁六年

自僖元年至卷終。試舉數段論之。士蔿築蒲與屈一段。可以見重耳夷吾識度廣狹遠近。一人終於霸諸侯。一人終於失國。當初士蔿築二邑。皆不謹。寘薪於其間。重耳不訴。至夷吾則訴之。蓋重耳惟知共君父之命。初不暇校城之美惡。至於夷吾。則惟知己之利便。而至於訴。則夷吾之識度。已不如重耳矣。非特如此。晉侯之伐蒲。重耳以君父之命不校。則知臣子之義。遂出奔翟。至於伐屈。夷吾力不能守。卒盟而行。迫於不得已而奔梁。則夷吾又不如重耳矣。至若其從游賓客。重耳則有狐趙之徒。夷吾則有呂郤之徒耳。以築蒲屈論之。則二人之用心不同可知。以一則知臣子之義而出奔。一則迫於不得已而出奔論之。則二人之臨事變不同可知。以游從賓客論之。則二人之得人不同可知。此其所以一人終於霸諸侯。一人終於亡國。

陳轅宣仲勸申侯美城五年

後申侯見殺七年

觀鄭申侯之陷。陳轅濤塗之怨申侯深矣。及陳轅宣仲勸申侯美城其賜邑。而申侯卒以見殺。夫宣仲之怨申侯。申侯非不知。視仇讎之言。不啻如親密。卒爲所陷而殺其身。何也。蓋人心不可有所倚。申侯之心。一倚乎利。但只見利之爲美。而有以動乎其心。故雖仇讎之言。樂然聽而行之。皆不見其爲機謀陷穽也。

鄭太子華請去三族。七年

鄭太子華請去三族。這一段見得管仲猶有三代氣象。其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討鄭。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此等言語。蓋嘗聞先生長者之餘論矣。惜其急於功利。俯首以就桓公。自小了。惟其嘗與聞先生長者之餘論。故時出其所聞。實有過人者。如前此請齊侯救邢。所云畏此簡書。此等言語。時時規正得桓公一兩段。若淺論之。則管仲時有三代氣象。固甚可喜。責備論之。管仲不能大其規模。反俯首以就桓公一箇狹小規模。亦甚可惜。管仲之相桓公。大抵務在正名辨分。觀其王使宰孔賜齊侯胙。管仲則教桓公以天威不違顏咫尺。敢不下拜。則不敢慢天子之命。觀王以上卿之禮享管仲。則對以有天子二守國高在。而不敢越周室班爵祿之制。至於舅犯之相晉文。則不能。齊桓專在於扶名分。晉文則適以壞名分。如以諸侯而請天子之隧。襄王以危言拒之而始不敢。蓋仲則曾聞先生長者之餘論。故所以輔桓公者。猶有三代之遺制。至於舅犯之徒。未嘗聞先生長者議論。徒知力之可以請隧召王。而不知義之不可。視仲爲如何。故孟子曰。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猶着得一箇學字。至其後如晉文公之有舅犯。楚莊王之有孫叔敖。晉平公之有趙文子。則皆無此一字矣。

觀鄭申侯之陷。陳轅濤塗之怨申侯深矣。及陳轅宣仲勸申侯美城其賜邑。而申侯卒以見殺。夫宣仲之怨申侯。申侯非不知。視仇讎之言。不啻如親密。卒爲所陷而殺其身。何也。蓋人心不可有所倚。申侯之心。一倚乎利。但只見利之爲美。而有以動乎其心。故雖仇讎之言。樂然聽而行之。皆不見其爲機謀陷穽也。

鄭太子華請去三族。七年

鄭太子華請去三族。這一段見得管仲猶有三代氣象。其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討鄭。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此等言語。蓋嘗聞先生長者之餘論矣。惜其急於功利。俯首以就桓公。自小了。惟其嘗與聞先生長者之餘論。故時出其所聞。實有過人者。如前此請齊侯救邢。所云畏此簡書。此等言語。時時規正得桓公一兩段。若淺論之。則管仲時有三代氣象。固甚可喜。責備論之。管仲不能大其規模。反俯首以就桓公一箇狹小規模。亦甚可惜。管仲之相桓公。大抵務在正名辨分。觀其王使宰孔賜齊侯胙。管仲則教桓公以天威不違顏咫尺。敢不下拜。則不敢慢天子之命。觀王以上卿之禮享管仲。則對以有天子二守國高在。而不敢越周室班爵祿之制。至於舅犯之相晉文。則不能。齊桓專在於扶名分。晉文則適以壞名分。如以諸侯而請天子之隧。襄王以危言拒之而始不敢。蓋仲則曾聞先生長者之餘論。故所以輔桓公者。猶有三代之遺制。至於舅犯之徒。未嘗聞先生長者議論。徒知力之可以請隧召王。而不知義之不可。視仲爲如何。故孟子曰。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猶着得一箇學字。至其後如晉文公之有舅犯。楚莊王之有孫叔敖。晉平公之有趙文子。則皆無此一字矣。

以得此於民。只緣惠公被秦虐得深。故能感民心亦切。使惠公既反國之後。乘此機會能臥薪嘗膽。側身修行。以接續此民心。則皆可用之民也。晉之定霸。當不在文公而在此矣。一歸便殺慶鄭。以快私怨。則民心自此都渙散了。是知暫時得民心。不能接續者。全不足恃也。

管仲辭上卿禮十二年

管仲平戎于王。當時王以管仲爲齊相。齊國權即在管仲。特以上卿之禮享之。當時仲辭曰。臣賤有司。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命以予嘉乃勳。往踐乃職。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此見得當時周室之典法尚在。又見得齊之伯與晉不同。且如晉文之伯時。始者舉郤縠。後來又舉原軫。便命將中軍。所謂上卿元帥。初不請命於天子。以管仲得君如此之專。行國政如此之久。尚退然在班次之下。亦不敢□□爵。以此知當時與晉時節。已自不同。然王所以命管仲往踐乃職者。謂管仲雖卑職。是秉齊國權。即自當用上卿之禮。以此知當時秉國命者。不必是上卿。到這裏周王要尊管仲以職。所以說往踐乃職。蓋管仲之職。實是秉公之權。以此知當時周已有官與職兩者之分。後世都如此。且如漢時霍光司馬大將軍秉國政。上面又有丞相。當時章奏稱丞相楊敞大司馬霍光。論班爵丞相在上。論職時霍光實秉國政。以此知周漢官制源流尚相接。官是定制。職卻是一時所任。

秦晉戰于韓原十五年

秦伯與晉韓原之戰。秦晉之曲直。其理固甚明。然當時所以爲晉謀國。所親者如所謂虢射慶鄭呂甥郤

稱冀芮之徒。然當時趣得亂成。實是慶鄭。慶鄭是一箇剛狠自用之人。以不見用於晉惠公。相激所以致敗。今則所可恨者。蓋於慶鄭猶有可恨處。使他當時若是愚而無知。一向狠僻。固無可恨。觀他前面所言。其論也多正。爲謀也多審。其所可見者。前論秦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後來論馬。見惠公乘小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則看論馬曲折如此。推此兩端論之。慶鄭於事理之間。不爲不諳練。以理論之。如論秦乞糴。當時是非曲直所在。慶鄭皆能知。則可以謀王體。斷國論。後之論小駟曲折。則可以議戎政。既是如此。當時可惜專以狠戾壞了。蓋緣他氣不勝志。故致得如此。然晉侯以敗由慶鄭不能用。固是如此。然亦非晉侯不能用慶鄭。慶鄭自以狠戾。不能用其才耳。學者治心養氣。須當下十分工夫。看慶鄭於是非邪正之理。論馬之曲折事務。無有不曾講者。今卻如此。蓋緣慶鄭不知治心養氣之工夫。學者於治心養氣。不可不知其先後。

城鄫役人病十六年

僖公中卷。正是桓公末年。霸業漸漸衰處。故號令紀綱。到此與前日甚不同。舉城鄫一段便見得。役人病。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夫以桓公節制之盛。初時一箇服楚遷邢封衞會諸侯。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及至末年。欲做一件事。也做不得。同一桓公也。何故昔彊今弱如此。蓋桓公自葵丘之會。志得意滿。自放縱故霸業漸衰。且如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衞成公不朝。乃使孔達侵鄭。不能使諸侯畏威自至。至於用兵以□之。此亦是霸業衰處。大抵霸業皆如此。至王道卻不然。霸業初間。故有可喜處。到得末

稱冀芮之徒。然當時趣得亂成。實是慶鄭。慶鄭是一箇剛狠自用之人。以不見用於晉惠公。相激所以致敗。今則所可恨者。蓋於慶鄭猶有可恨處。使他當時若是愚而無知。一向狠僻。固無可恨。觀他前面所言。其論也多正。爲謀也多審。其所可見者。前論秦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後來論馬。見惠公乘小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則看論馬曲折如此。推此兩端論之。慶鄭於事理之間。不爲不諳練。以理論之。如論秦乞糴。當時是非曲直所在。慶鄭皆能知。則可以謀王體。斷國論。後之論小駟曲折。則可以議戎政。既是如此。當時可惜專以狠戾壞了。蓋緣他氣不勝志。故致得如此。然晉侯以敗由慶鄭不能用。固是如此。然亦非晉侯不能用慶鄭。慶鄭自以狠戾。不能用其才耳。學者治心養氣。須當下十分工夫。看慶鄭於是非邪正之理。論馬之曲折事務。無有不曾講者。今卻如此。蓋緣慶鄭不知治心養氣之工夫。學者於治心養氣。不可不知其先後。

城鄫役人病十六年

僖公中卷。正是桓公末年。霸業漸漸衰處。故號令紀綱。到此與前日甚不同。舉城鄫一段便見得。役人病。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夫以桓公節制之盛。初時一箇服楚遷邢封衞會諸侯。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及至末年。欲做一件事。也做不得。同一桓公也。何故昔彊今弱如此。蓋桓公自葵丘之會。志得意滿。自放縱故霸業漸衰。且如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衞成公不朝。乃使孔達侵鄭。不能使諸侯畏威自至。至於用兵以□之。此亦是霸業衰處。大抵霸業皆如此。至王道卻不然。霸業初間。故有可喜處。到得末

遂亂。晉文之後。襄靈景厲悼六七君。迭相爲霸。與春秋相爲終始。何故。此蓋有兩說。其一是齊之所以霸。獨倚一管仲。管仲以一身任齊國事。更不旁招俊乂。爲齊子孫之計。晉文雖死。有狐趙輩相與維持。風聲氣習。接續不絕。此一說也。其二桓公之後。孝公懦弱無志。不能激昂奮厲。紹桓公已成之業。且如鹿上之盟。既頫首聽宋人之命。其後宋敗。方敢舉伐宋之師。大抵畏彊陵弱。豈是霸者規模。此所以不能復齊桓之業。晉文既死。襄公殽之役。雖未必是。然既能勝彊敵。終不至於委靡。此又一說也。此二說也。固可見齊晉霸業之久近。

宋襄盟于鹿上二十一年

齊晉所以霸。皆先弱楚。蓋楚於中國。其勢不兩立。惟齊晉能攘戎狄。尊中國。此所以成霸業。桓公有葵丘之會。以弱楚。晉文有城濮之戰。以服楚。所以子子孫孫服晉。且宋襄本不足以預五霸之列。人見他亦曾會諸侯。故列之於五霸。夫宋襄尚且不識霸者題目。霸者欲尊周會諸侯。大要在擯楚。蓋楚與中國相爲消長。宋襄欲成霸業。反求諸侯於楚。便不能攘戎狄。尊中國。與齊晉皆異。此霸業所以不成。宜其見辱於楚也。然宋襄公之終始。此一卷大可見。若去事迹上看。無緣看得出。觀其初用鄫子于次睢之社。那時之暴虐。雖桀紂不過如此。及其泓之戰。不禽二毛。其慈仁又如此。若以事迹上看。甚難曉。人處世皆當明此。若以理推之。其仁其暴雖不同。其失則一。此皆是襄公一箇昏暗處。惟其暗於前。故欲徼一時之福。而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惟其暗於後。故泥古之陳言。而不禽二毛。自取敗亡之禍。以理論之。宋襄之所爲。不過

一箇暗字。所以求諸侯於楚。使其稍知事體。必不如此。所以終於此而亡也。

王與晉陽樊溫原攢茅田二十五年

周襄王以王子帶之故。出在鄭地。晉文公納王。襄王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足見文武成康之德澤。結民者深。不肯輕捨王室。且如前隱公十一年。王與鄭人蘇忿生盟向之田。直到桓公七年。鄭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郟。然後盟向始服于鄭。到此襄王與文公陽樊溫原攢茅之田。陽樊不服。必待晉圍之。蓋盟向之民。不忍輕棄周而服鄭。陽樊溫原之民。亦不忍輕棄周而服晉。以此見周之德澤結民深處。不肯捨周服諸侯如此。

子犯言子玉無禮二十八年

子犯請擊秦三十年

推而詳論之。文公人材之多。無如子犯。看晉文公始終用事。皆子犯規模。如二年教民示之信示之義示之禮。皆子犯使之如此。文公所以成霸業。皆是子犯規模。看得子犯之在晉。便是管仲之在齊。然反覆論之。其子犯亦未必一一皆是。且如僖公二十八年。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請復衞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若使文公從子犯之言。則失親鄰報施之義。當時若無先軫之言。幾至於敗事。賴得一先軫謀之。晉方得勝。又如僖三十年。同秦圍鄭。秦伯私與鄭盟而去。鄭使杞

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使當時文公從子犯之言則又失親鄰報施之義未必不蹈惠公覆轍又賴得文公自理會得曰因人之力而斃之不仁亦歸舉此兩事論之人君雖有腹心謀臣須是自識待治體若使晉無子犯霸業未必成見得人材須要多然人材雖多亦要人君自理會得若使文公從子犯之言與秦戰便是蹈惠公覆轍舉前一段謀臣不厭多舉後一段人材雖多須是人君自識安危治亂之大體

頹叔以狄師伐周二十四年

王出鄭鄭伯省視官具于氾同上

周襄王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以其女爲后及後來不終狄反犯王室以致王失國出奔處鄭地氾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氾而後聽其私政王初閒厚狄狄後來反犯王室王初閒伐鄭鄭後來反忠於王室此一段人事最要人看其始周王以狄女爲后時所厚者在狄所薄者在鄭及其終所厚者反興兵伐王室所薄者反忠於王室及王出奔又卻不去他國卻入居鄭此最要看大抵中國是君子之類夷狄是小人之類鄭前爲王所薄及出奔又爲王省視官具而後聽其私政何反勤王室如此蓋鄭是君子雖王薄之到急難不廢臣子之禮夷狄是豺狼之類少有不到處便起反心發兵伐王室至王失國以此事論之大之於天下小之於一身寧結怨於君子不可受恩於小人鄭是中國君子之類狄人何厭之有

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使當時文公從子犯之言則又失親鄰報施之義未必不蹈惠公覆轍又賴得文公自理會得曰因人之力而斃之不仁亦歸舉此兩事論之人君雖有腹心謀臣須是自識待治體若使晉無子犯霸業未必成見得人材須要多然人材雖多亦要人君自理會得若使文公從子犯之言與秦戰便是蹈惠公覆轍舉前一段謀臣不厭多舉後一段人材雖多須是人君自識安危治亂之大體

頹叔以狄師伐周二十四年

王出鄭鄭伯省視官具于氾同上

周襄王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以其女爲后及後來不終狄反犯王室以致王失國出奔處鄭地氾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氾而後聽其私政王初閒厚狄狄後來反犯王室王初閒伐鄭鄭後來反忠於王室此一段人事最要人看其始周王以狄女爲后時所厚者在狄所薄者在鄭及其終所厚者反興兵伐王室所薄者反忠於王室及王出奔又卻不去他國卻入居鄭此最要看大抵中國是君子之類夷狄是小人之類鄭前爲王所薄及出奔又爲王省視官具而後聽其私政何反勤王室如此蓋鄭是君子雖王薄之到急難不廢臣子之禮夷狄是豺狼之類少有不到處便起反心發兵伐王室至王失國以此事論之大之於天下小之於一身寧結怨於君子不可受恩於小人鄭是中國君子之類狄人何厭之有

左氏傳說卷第四

僖公

晉侯侵曹伐衞二十八年

戰于城濮同上

晉文公凡出外許多時。直到成霸業。皆是趙衰狐偃二人。爲之謀主。文公自僖之二十四年入國。至僖二十七年蒐于被廬。方始命狐偃將上軍。狐偃則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則又讓於欒枝先軫。若以後世論之。二人自入國便合處於高官大職可也。何故經涉許多年。方命他將上軍及爲卿之任。他又相遜二人。初不曾計較官職。以此知二人是心腹宗臣。與社稷同休戚。初不論職位之高下。又見得古之體國之臣。但欲成國事。不曾計較官職。且如齊桓公之伯。全在管仲。仲只爲下卿。及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享之。仲不敢受。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當時國子高子。常爲齊上卿。然國高初無功於齊。所以讓者。是不計較官職之高下。漢高祖之興。張良實在三傑之列。叔孫通初無大功。後來立太子。使叔孫通爲太傅。良止爲少傅。自常人處之。必有憤然不平之心。凡此皆國之宗臣。初不曾計較官職高下。專以推賢讓能。使之利害相謀。是非相參而已。又見人材不厭多。夫晉文之有子犯。亦猶齊桓之有管仲相似。晉文一箇霸諸侯之規模。皆是子犯出。然文公之規模。與齊桓大段不同。桓公是三十年工夫。方做得成。所以優

游。文公兩三年盡做許多事。所以急迫。桓公雖有兵車之會。然史無可書之事。亦無可喜之功。至於文公事業。載在史冊。粲然可觀。如城濮一戰。功業森然在目。齊桓成霸業卻無迹。晉文公霸業便有迹。桓公霸業緩成。文公霸業速就。此晉文所以不如齊桓處。試又舉其大者言之。如齊桓之興。便去封已滅之衞。歸公乘馬。凡牛羊豕雞狗門材。皆以與衞。閔二年救邢。復具邢器用而遷之。又與城邢。其存植亡國如此。晉文公於僖二十八年伐衞。使衞失國。其一國君臣。互相屠戮。又執曹伯。至使其國亂亡。方復曹伯。桓公封衞遷邢。以存亡國。文公執曹伯衞侯。使其國亂。桓公遷邢封衞。一舉便得安迹。文公復曹衞。反使其國家危亂。足見文公不如桓公處。然不特此。初晉文公於僖之二十三年欲歸國。及鄭。鄭文公不爲之禮。後來於僖之二十八年城濮既勝之後。鄭伯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使欒枝與盟。五月文公及鄭伯盟于衡雍。凡與鄭盟者再矣。亦可以釋怨。至僖三十年復與秦圍鄭。看得文公度量不廣。未到坦然大度處。所以記人之怨而不忘。其不及齊桓又如此。齊桓九合諸侯。一正天下。無非尊王室。天子亦未嘗親出慰勞。若文公踐土之盟。河陽之狩。兩屈天子之尊。蓋周王不畏齊而畏晉。天子視齊桓乃忠臣。不過一誠實。而晉文權謀高大。所以畏晉不畏齊也。舉天子畏與不畏。又見文公不如桓公。看得晉文公既種種不如桓公。然桓公霸業不繼。而文公雖死。霸業不絕何故。只緣有一件勝如齊桓。此晉文所以霸業相繼不絕。前說管仲一身任事。不能爲齊求人材。而晉專務收人材。看得晉國人材之盛。皆出於狐趙。初間使狐偃將上軍。則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則讓於欒枝先軫。及先軫死。復使且居將中軍。又佐之。晉人材之所以

游。文公兩三年盡做許多事。所以急迫。桓公雖有兵車之會。然史無可書之事。亦無可喜之功。至於文公事業。載在史冊。粲然可觀。如城濮一戰。功業森然在目。齊桓成霸業卻無迹。晉文公霸業便有迹。桓公霸業緩成。文公霸業速就。此晉文所以不如齊桓處。試又舉其大者言之。如齊桓之興。便去封已滅之衞。歸公乘馬。凡牛羊豕雞狗門材。皆以與衞。閔二年救邢。復具邢器用而遷之。又與城邢。其存植亡國如此。晉文公於僖二十八年伐衞。使衞失國。其一國君臣。互相屠戮。又執曹伯。至使其國亂亡。方復曹伯。桓公封衞遷邢。以存亡國。文公執曹伯衞侯。使其國亂。桓公遷邢封衞。一舉便得安迹。文公復曹衞。反使其國家危亂。足見文公不如桓公處。然不特此。初晉文公於僖之二十三年欲歸國。及鄭。鄭文公不爲之禮。後來於僖之二十八年城濮既勝之後。鄭伯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使欒枝與盟。五月文公及鄭伯盟于衡雍。凡與鄭盟者再矣。亦可以釋怨。至僖三十年復與秦圍鄭。看得文公度量不廣。未到坦然大度處。所以記人之怨而不忘。其不及齊桓又如此。齊桓九合諸侯。一正天下。無非尊王室。天子亦未嘗親出慰勞。若文公踐土之盟。河陽之狩。兩屈天子之尊。蓋周王不畏齊而畏晉。天子視齊桓乃忠臣。不過一誠實。而晉文權謀高大。所以畏晉不畏齊也。舉天子畏與不畏。又見文公不如桓公。看得晉文公既種種不如桓公。然桓公霸業不繼。而文公雖死。霸業不絕何故。只緣有一件勝如齊桓。此晉文所以霸業相繼不絕。前說管仲一身任事。不能爲齊求人材。而晉專務收人材。看得晉國人材之盛。皆出於狐趙。初間使狐偃將上軍。則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則讓於欒枝先軫。及先軫死。復使且居將中軍。又佐之。晉人材之所以

後來呂郤之難。將焚公宮。晉侯潛會秦伯於王城。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又以三千紀綱之僕。爲晉文之衞。其拳拳於晉。當是時尙無疑晉文公之心。自晉文辭師專功掠美之後。其間隙已自形見。以此事迹上稽之。則秦合與鄭盟。不是曲在秦。曲全在晉。

蹇叔言師之所爲鄭必知之三十二年

勤而無所必有悖心同上

秦穆公興兵伐鄭。而蹇叔諫勞師襲遠非所聞也。師之所爲。鄭必知之。且行千里。其誰不知。秦伯不用蹇叔之言。終於出師。所以有殽之敗。論蹇叔諫秦伯一段。爲秦穆公謀甚忠。後世論蹇叔能料事情於千里之外如此之審。自今觀之。大抵看書考古今成敗。不當隨成敗論。若以成敗看。蹇叔爲秦穆公逆料事情於千里之外如此精審。雖蓍龜亦不過如是。此未免爲隨事迹論人。若深考事情。蹇叔意甚忠。所以諫秦伯之辭。當時所料。未爲精審。如謂師之所爲鄭必知。幸然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方知秦師之出。以牛十二犒秦師。詐爲鄭辭以款秦師。使傳告於鄭。鄭聞其言。然後使視客館。方見束載厲兵秣馬。以此知秦師出。路上不遇弦高。鄭未必知。秦未必不成功。則蹇叔師行千里。其誰不知之言。未爲精審。這未見得事情。舉此一段看古今成敗。不當以迹看。雖然。蹇叔之言。其中自有精審處。若勤而無所必有悖心。此兩句卻最精審。何故。其勞師千里。既無所成。必不肯空手歸。所以滅滑。當時本要滅鄭。不要滅滑。所以既勤而無所。所以滅滑而還。果中蹇叔之所料。當時秦聞鄭知便歸。時尙可以全師。蹇叔前幾句雖忠。未料得事

情惟是此兩句料得事情出。所以最爲精審。

文公

諸侯朝晉元年

衞成公不朝同上

齊桓淮之會城鄄。役人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衞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始者葵丘之會踐土之盟。天下莫不從風而靡。至末年。齊一城鄄。而役人至於夜呼。諸侯朝晉。而衞成至於不朝。又使孔達奸盟以伐鄭。是知力之果不足恃也。大抵王霸之分。王以德。霸以力。以德爲尙。則終始如一。以力爲尙。未有始盛而終不衰者。方霸者之盛時。如葵丘之會。踐土之盟。諸侯見勢力之盛。莫敢不赴。其功之可喜。若勝於王。及至末年。勢力之衰。身未及死。役人已有登丘之呼。文公亦有衞侯不朝之事。以此始信力之終不如德也。

先且居請君朝王臣伐衞元年

晉襄公既祥。使告諸侯而伐衞。從先且音苴居之請也。觀且居之言乃曰。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肯臣伐衞。以此知春秋霸者之尊王。皆非其本心。蓋必有所爲而然。初不知君臣之大義。倘使襄公不伐衞。則不復爲朝王之舉矣。

楚國之舉常在少者元年

情惟是此兩句料得事情出。所以最爲精審。

文公

諸侯朝晉元年

衞成公不朝同上

齊桓淮之會城鄄。役人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衞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始者葵丘之會踐土之盟。天下莫不從風而靡。至末年。齊一城鄄。而役人至於夜呼。諸侯朝晉。而衞成至於不朝。又使孔達奸盟以伐鄭。是知力之果不足恃也。大抵王霸之分。王以德。霸以力。以德爲尙。則終始如一。以力爲尙。未有始盛而終不衰者。方霸者之盛時。如葵丘之會。踐土之盟。諸侯見勢力之盛。莫敢不赴。其功之可喜。若勝於王。及至末年。勢力之衰。身未及死。役人已有登丘之呼。文公亦有衞侯不朝之事。以此始信力之終不如德也。

先且居請君朝王臣伐衞元年

晉襄公既祥。使告諸侯而伐衞。從先且音苴居之請也。觀且居之言乃曰。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肯臣伐衞。以此知春秋霸者之尊王。皆非其本心。蓋必有所爲而然。初不知君臣之大義。倘使襄公不伐衞。則不復爲朝王之舉矣。

楚國之舉常在少者元年

不沮者實寡。穆公所以能爲天下至難之事者。只緣他見得定處。故能信之不移任之不易也。大凡人君任人。須是要見得端的。方能如此。

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二年

齊孝公繼桓公之後。霸業遂替。晉襄公繼文公之後。霸業不衰者。須是識得襄公所以勝孝公之大端處。先軫一死。既用其子且居將中軍。初非以先軫死狄之故。以此報之。實且居有是能。遂拔之元老大臣之中。觀請君朝王一事。亦足以見先且居之賢。又如文公出奔。以及於歸國定伯。狐趙實有大功。所謂佐命元勳。是宜居尊位。秉國政。而後有以報之。今襄公繼文之後。乃以先且居將中軍。而趙衰佐之。衰亦不以元勳自居。甘處其下。此見得趙衰乃愛君體國與國同休底人。故但知一意爲國。理會人材。初不計校祿位之高下。惟上有好賢之君。下有推忠之臣。襄公勝得孝公處。大端在此。

晉人懼無禮於公請改盟三年

晉襄公以魯文公朝晉之緩。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又懼其無禮於公。請改盟。大抵國之盛時。雖有一二事不是。卒未見其害。蓋天下畏其強。不敢與之校。故襄公雖以大夫之卑。盟國君之尊。魯之君臣。熟視亦不敢校。至於改盟。魯亦惟命是聽。在當時雖未見其害。馴致衰世。平公襲其迹而爲之。欲改衞盟。衞既叛而不從。遂至兵連禍結。數年不解。正緣襄公做得樣子不是。此所以後世蹈之。有其害也。

楚滅六蓼五年

邾滅須句僖二十一年

邾滅須句。楚滅六蓼。夫須句司大皞之祀。六蓼實臯陶之後。此皆先王所封諸侯。自唐虞三代以至春秋之初。千百世綿延。而皆不廢絕。何故纔入春秋之世。便見屠戮。蓋須句六蓼皆小國。所以不廢於春秋之前者。蓋向時間有聖賢之君以振作之。風聲氣習。尚有典刑。老成人相與維持。故得世守其祀。所以雖小而僅存。至此先王德澤既已斬絕。漸入春秋戰國氣象。故先王之諸侯。亦不能自存。此最見得風聲氣習之大推移。習俗之大變革處。學者當子細看到此。又須看得天下大勢。與戰國漢唐相接。

晉蒐于夷易中軍六年

晉國之霸。固賴賢才衆多。然亦有偏處。大抵天下之事。有一利必有一害。出乎此必反乎彼。最不要流入於一偏。善爲治者。常就一偏處救。方晉之盛時。英豪滿朝。皆能率職勸功聽命之不暇。雖賴其力。及其後。君上之權。浸移於臣下。試舉一二端論之。如襄公之歸秦囚。先軫則不顧而唾。則有無君之心。夷之蒐。陽處父則終於易中軍。則專君上之權。此二人皆已暗移易了。惟其積而不能收。故其流弊至於厲公之弑。馴而至於六卿之分晉。正緣偏於此。不能收其權。而終至於亡國也。是知權不可弛。患不可不自微時制。

士會如秦納公子雍六年

晉納捷菑于邾十四年

晉文公之後。襄靈二三君。所以不墜霸業者。趙宣子之力居多。故當時號爲名卿。而左氏亦稱以賢大夫。

然考其處大事則有若可疑者。天下之勢。內與外而已。內事莫大於立君。外事莫大於伐國。襄公卒。宣子欲結秦援。使先蔑士會如秦納公子雍。未幾迫於穆嬴與國人之大義。改立靈公。是其立君之不審也。邾文公卒。宣子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既而邾辭以齊出玃且長。宣子以其辭順。遂還師。此是伐國之不審也。夫宣子處大事如此。何以能光輔晉君。使霸業累葉不衰。蓋宣子亦有長處。只緣他能不遂過飾非。始雖不審。繼而能改。此所以轉危而爲安。易非而爲是。不失爲當時之名卿。是知改過善之大者也。非特爲國如此。大抵學者改過亦當如此。

趙孟殺公子樂立公子雍六年

郤缺請復衞田七年八年

士會在秦七年十三年

晉趙宣子秉國政。當時謀臣非不多。如襄公卒欲立公子雍。賈季欲立公子樂。宣子不從賈季之言。遂殺公子樂。至郤缺請復衞田。引六府三事。趙宣子因而舉匡戚之田。申虎牢之境。盡還於衞。立君之事。既不從賈季。然一聞郤缺之言。遂捨已得之田地。棄之於衞。士會在秦。賈季在狄。中行桓子請復賈季。郤缺請復士會。宣子不從中行桓子。而從郤缺。歸士會於秦。何宣子於他人之言皆不從。而郤缺每言輒聽。自三代以後至春秋閒。正心誠意修身齊家之學不講。故言語無力。不能動人。大率要得言語動人。須是自裏面做工夫出來。郤缺耕於田野。耒耜之際。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則知郤缺工夫。皆自裏面做出來。故其

然考其處大事則有若可疑者。天下之勢。內與外而已。內事莫大於立君。外事莫大於伐國。襄公卒。宣子欲結秦援。使先蔑士會如秦納公子雍。未幾迫於穆嬴與國人之大義。改立靈公。是其立君之不審也。邾文公卒。宣子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既而邾辭以齊出玃且長。宣子以其辭順。遂還師。此是伐國之不審也。夫宣子處大事如此。何以能光輔晉君。使霸業累葉不衰。蓋宣子亦有長處。只緣他能不遂過飾非。始雖不審。繼而能改。此所以轉危而爲安。易非而爲是。不失爲當時之名卿。是知改過善之大者也。非特爲國如此。大抵學者改過亦當如此。

趙孟殺公子樂立公子雍六年

郤缺請復衞田七年八年

士會在秦七年十三年

晉趙宣子秉國政。當時謀臣非不多。如襄公卒欲立公子雍。賈季欲立公子樂。宣子不從賈季之言。遂殺公子樂。至郤缺請復衞田。引六府三事。趙宣子因而舉匡戚之田。申虎牢之境。盡還於衞。立君之事。既不從賈季。然一聞郤缺之言。遂捨已得之田地。棄之於衞。士會在秦。賈季在狄。中行桓子請復賈季。郤缺請復士會。宣子不從中行桓子。而從郤缺。歸士會於秦。何宣子於他人之言皆不從。而郤缺每言輒聽。自三代以後至春秋閒。正心誠意修身齊家之學不講。故言語無力。不能動人。大率要得言語動人。須是自裏面做工夫出來。郤缺耕於田野。耒耜之際。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則知郤缺工夫。皆自裏面做出來。故其

首帖耳不敢校。故唐虞五載一巡狩。周十二年一巡狩。皆是欲時復一提撕整頓過。故天下有姦謀邪志者不敢作。不特夷狄。小人亦然。

左氏傳說卷第五

文公

夷之蒐士穀將中軍八年

先克言狐趙之勳不可廢同上

齊桓公後繼之以孝公。霸業墜。晉文公後繼之以襄公。霸業不墜。論來善繼前人之業。莫善於襄公。莫不善於孝公。考二國所以興亡。齊之霸業。雖衰於孝公。齊之亡形。不成於孝公。晉之霸業。雖繼於襄公。晉之亡形。卻成於襄公。所當精察。孝公不過委靡無志。失霸業而已。襄公當時。自殺之戰。名爲繼前人之業。諸侯又服從。何故亡形成於此。蓋襄公之權。移於臣下。所以後來六卿分晉。自襄公造出來。且如自殺之戰論之。方其在喪服之中。從先軫。至既戰勝。舍三帥以從文夫人之請。先軫怒。不顧而唾。已失君臣之義。後來襄公依舊敬先軫。先軫之志不衰。若把來做好事論。襄公能用直言。能待故老。不知失君臣之義正在此。到得夷之蒐時。要立中軍帥。其中又無所主。大抵晉之中軍帥。秉國政。如後世兼將相者。最是國之重任。君之大事。初襄公欲使士穀將中軍。謀既定。先克說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公從之。又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此是謀不定。到陽處父至自溫。又改蒐于董。又改趙盾將中軍。狐射姑佐之。謀中軍帥。襄公全無所主。頃刻間三次改易。人君大權何有。自此趙盾有弒靈公之難。中行偃有弒厲公之難。自此馴致六

卿分晉。晉遂亡。論來當時虛心任賢。固可以成霸業。然全無所主。不知君道。權安得不下移。所以謂晉亡形成於襄公。襄公但知虛心任人。不看洪範三德所謂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權皆在上。初不知虛心與秉權。兩者何嘗相妨。只看晉文公可見。當時以大者論之。謀中軍帥。問於趙衰。衰對曰。郤縠可。乃使將中軍。當時何嘗不虛心。但不曾如此紛紛不定。其中自有所主。大抵人君用人。固當虛心。又當中有所主。爲君之道。禍福相半。遂至於亡。

西乞術來聘十二年

西乞術聘魯。襄仲辭玉。西乞術一時應對之間。文辭可觀。襄仲遂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何襄仲一聞其言。便信其爲君子。且知其國無陋。何故。蓋春秋去三代尚近。人之氣質尚厚。巧言令色者尚少。至後世則氣質漸薄。其言始不可信矣。夫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自春秋至孔子。方百有餘年。風俗推移。其言便不可信如此。況後世乎

秦伐晉肖甲趙穿無功十二年

秦伐晉。晉與秦戰。肖甲趙穿干紀犯令。當軍門而呼。師遂無功而還。晉治其罪。殺肖甲。恕趙穿。自此以後。趙穿順長其惡。馴致弒君。以此見權綱所在。不可一日失。晉所以不治趙穿。當時不過謂穿是晉之壻。不知其來有自。惟當時不治趙穿之罪。不知履霜堅冰之戒。遂至穿後來去弒靈公。然此事其端又出於晉文。初晉文公遣顛頡魏犨去伐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魏犨顛頡至焚其宮。文公止殺顛頡以徇于師。以

卿分晉。晉遂亡。論來當時虛心任賢。固可以成霸業。然全無所主。不知君道。權安得不下移。所以謂晉亡形成於襄公。襄公但知虛心任人。不看洪範三德所謂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權皆在上。初不知虛心與秉權。兩者何嘗相妨。只看晉文公可見。當時以大者論之。謀中軍帥。問於趙衰。衰對曰。郤縠可。乃使將中軍。當時何嘗不虛心。但不曾如此紛紛不定。其中自有所主。大抵人君用人。固當虛心。又當中有所主。爲君之道。禍福相半。遂至於亡。

西乞術來聘十二年

西乞術聘魯。襄仲辭玉。西乞術一時應對之間。文辭可觀。襄仲遂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何襄仲一聞其言。便信其爲君子。且知其國無陋。何故。蓋春秋去三代尚近。人之氣質尚厚。巧言令色者尚少。至後世則氣質漸薄。其言始不可信矣。夫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自春秋至孔子。方百有餘年。風俗推移。其言便不可信如此。況後世乎

秦伐晉肖甲趙穿無功十二年

秦伐晉。晉與秦戰。肖甲趙穿干紀犯令。當軍門而呼。師遂無功而還。晉治其罪。殺肖甲。恕趙穿。自此以後。趙穿順長其惡。馴致弒君。以此見權綱所在。不可一日失。晉所以不治趙穿。當時不過謂穿是晉之壻。不知其來有自。惟當時不治趙穿之罪。不知履霜堅冰之戒。遂至穿後來去弒靈公。然此事其端又出於晉文。初晉文公遣顛頡魏犨去伐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魏犨顛頡至焚其宮。文公止殺顛頡以徇于師。以

其心。心平氣定。不爲事所昏。故其謀精。其後則以貪位慕祿之心生。雖伯棼是狼子野心之人。亦與之共事而不覺。卒斃其手。所謂驅而納之罟擭陷穽而莫之避。司馬遷曰。利令智昏是也。學者於此。不可不戒。

宋饑公子鮑竭粟而貸十六年

春秋之世。上失其政。亂臣賊子。多以小惠取其民。如公子鮑以粟救饑取宋。公子商人以賑施取齊。陳氏亦以賑施取齊。當時亂臣賊子。取人國者。無不以小惠取其民。其間雖不是亂臣賊子。公卿能保其世家。亦多因小惠。如宋之樂氏。鄭之罕氏。皆賑貸乏絕之故。所以如此者。亦有由矣。大抵先王盛時。荒政十有二。有司之所掌。至於札瘥荒歉。有司聞于上。以舉行荒政。亂臣賊子。無緣得入其間。惟春秋時荒政不舉。所以到札瘥患難之時。小民顛焉傾覆。無所告訴。亂臣賊子。便乘此以賑施收民心。取其國。若究本原論之。大抵爲人君者不逃其責。君職不盡。荒政不舉。不當專責亂臣賊子侵上之權。何故。上失其道。亂臣賊子。何世無之。雖然。就亂臣賊子之中論之。其間勢有厚薄。而其失又有淺深。且如陳氏以私施取齊。公子商人亦以私施取齊。然陳氏就他私施中。積累多時。自齊景公至於田恆。所施已多時。所以至於戰國。尚能因此以取人之國。若公子商人始者取齊。固與陳氏無異。然公子商人既得國之後。又滅人之國。奪人之妻。肆行無道。向來姑息小惠。都消散了。所以商人爲人所殺。舍爵而行。略無人□□何故。區區之私惠。本不足恃。既得其國。又以無道行之。如何會持久。如理推而大之。大抵或以惠恩。或以勢力。牢籠把持天下。纔力衰。便無餘裕。自然絕滅。

晉侯不見鄭伯十七年

鄭子家以書與趙宣子同上

晉靈公時。不見鄭伯。以爲貳於楚。當時鄭子家執訊而與之書。具述朝會之疏數。所謂將悉敝賦以待于傜。唯執事命之。子家辭如此之峻。晉遂使鞏朔行成於鄭。又使趙穿公壻池貴寵之人爲質。方得鄭平。此一段若以事迹論之。晉始者不見鄭伯。如此之倨。後來見子家辭峻。又卻從而行成。又使貴寵人爲質。其禮又如此之恭。前倨後恭。全不度德量力。然就事上看。是時趙宣子爲政。德雖不足。其閱天下之事亦熟。何故猖狂不審。見輕小國。徐思此事有由。當時靈公不君。自此後晉中衰。外以霸主虛名加諸侯。始者強張霸主之威。以虛名加鄭。卻得鄭服。後來動不得鄭。鄭卻以實事抗晉之虛名。都被他勝了。此一段事正如涉佗成何一般。當時趙簡子爲政。亦要張霸主虛威加衞侯。到得衞侯忿怒。始者執涉佗以求成於衞。衞人不許。又殺涉佗以謝衞。亦未能得衞服。然就趙宣子趙簡子二人論之。亦自不同。宣子自度不能服鄭。便與他平。所以遮蓋得疎脫。簡子不能便平他。所以直至後來無措。至於殺涉佗。若以理論之。晉中衰。虛勢不足以加人。若以權謀論之。簡子不如宣子。以此知晉國雖緣霸業之盛衰。亦緣當時秉權之臣有能否。又就子家身上論之。子家能不屈晉國之虛威。以峻辭拒晉。亦可謂能自立。有子產之風。然後來公子宋欲弒君。不免受惡名。何故子家外面拒晉。能自立如此。內而首鼠依違從公子宋。不能自立。蓋天下事切近處最難。子家以峻辭拒晉。晉雖強。尙封疆不相接。雖拒晉。苟有兵戈之禍。時事尙遠。惟子家見得

晉侯不見鄭伯十七年

鄭子家以書與趙宣子同上

晉靈公時。不見鄭伯。以爲貳於楚。當時鄭子家執訊而與之書。具述朝會之疏數。所謂將悉敝賦以待于傜。唯執事命之。子家辭如此之峻。晉遂使鞏朔行成於鄭。又使趙穿公壻池貴寵之人爲質。方得鄭平。此一段若以事迹論之。晉始者不見鄭伯。如此之倨。後來見子家辭峻。又卻從而行成。又使貴寵人爲質。其禮又如此之恭。前倨後恭。全不度德量力。然就事上看。是時趙宣子爲政。德雖不足。其閱天下之事亦熟。何故猖狂不審。見輕小國。徐思此事有由。當時靈公不君。自此後晉中衰。外以霸主虛名加諸侯。始者強張霸主之威。以虛名加鄭。卻得鄭服。後來動不得鄭。鄭卻以實事抗晉之虛名。都被他勝了。此一段事正如涉佗成何一般。當時趙簡子爲政。亦要張霸主虛威加衞侯。到得衞侯忿怒。始者執涉佗以求成於衞。衞人不許。又殺涉佗以謝衞。亦未能得衞服。然就趙宣子趙簡子二人論之。亦自不同。宣子自度不能服鄭。便與他平。所以遮蓋得疎脫。簡子不能便平他。所以直至後來無措。至於殺涉佗。若以理論之。晉中衰。虛勢不足以加人。若以權謀論之。簡子不如宣子。以此知晉國雖緣霸業之盛衰。亦緣當時秉權之臣有能否。又就子家身上論之。子家能不屈晉國之虛威。以峻辭拒晉。亦可謂能自立。有子產之風。然後來公子宋欲弒君。不免受惡名。何故子家外面拒晉。能自立如此。內而首鼠依違從公子宋。不能自立。蓋天下事切近處最難。子家以峻辭拒晉。晉雖強。尙封疆不相接。雖拒晉。苟有兵戈之禍。時事尙遠。惟子家見得

倖事。徼倖而得者。其害雖不見於當時。終必爲子孫之害。如僖公之儉以足用。寬以愛民。三十年間。魯國之人賴之。季友爲此。初無大過失。然後世做之。其害始有不可勝言者。徼倖之事不可做。以此知家法不可不正。

宣公

宋鄭戰于大棘二年

宋城城者謳同上

宋鄭大棘之戰。華元師敗身囚。其辱國亦甚矣。終不失爲春秋名臣者。蓋元之爲人。雖有寬縱處。亦有含洪之度。觀羊斟與入鄭師而敗。其反國也。自他人處之。必殺羊斟而後入。元乃曰。子之馬然也。又如城者之所嘲誚。元則曰。牛則有皮。犀兕尙多。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元則曰。夫其口衆我寡。全不與之校。聞其言卽去之。此二事足見元之度量。深得爲上之體。大抵爲上有包含容納之度。雖有小疵。亦蓋覆得過。古人居上克寬之道。元雖未盡如古人之寬。亦足以得其髣髴。所以能維持宋國也。

晉趙盾弒其君夷皐二年

趙穿弒靈公。董狐直筆書之曰。趙盾弒其君。蓋弒雖是趙穿。其情實爲趙盾出去了。蓋盾平日所與親厚者惟穿耳。穿爲盾之出。故敢行弒君之逆。此雖是穿弒君。實爲盾弒。何故見得是盾意。以穿旣弒君之後。盾歸旣不討其弒君之罪。反使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則盾親厚穿之情。無所逃矣。

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三年

楚莊王之在春秋時。皆謂之賢君。如左氏載其築京觀之事甚詳。亦以爲賢君。攷其觀兵於周。問鼎之大小輕重。則傲然有篡逆無君之心。暴露於此。雖有終身之小善。亦蓋覆不過。今左氏不見其大惡。而特取其末飾何故。蓋緣當時之人。風聲氣習。都不知君臣之大義。人皆有此患。視篡奪之禍。不以爲怪。以爲常事看了。以此知學者最不可不識大義。

楚滅舒蓼及滑汭盟吳越而還八年

當楚莊王時。楚之威北加於中國。南被蠻夷。所謂盟吳越而還。看傳所載。則與舒絞州蓼相似。到得十一二年莊王既沒。共王繼之。吳始大。不憚楚。晉申公巫臣以五乘車教吳。楚自此疲於奔命。其間爭得二三十年。莊王時吳越與羣舒之徒同受盟於楚。其時可謂微弱。何故數十年間。吳便爲害。後來至於郢。幾滅楚。以此知天下形勢。不獨中國與夷狄相爲盛衰。蠻夷種類。亦自相爲盛衰。何故楚盛時。吳越衰。到莊王死。楚衰吳越盛。吳出來威加中國。到得夫差墮。越卻起。如漢時匈奴盛。方其盛時。凡北方所謂氐裘之國。無不服匈奴。後來匈奴分南北。烏丸又盛。到烏丸既盛。所謂匈奴微矣。散而處中國。如劉元海亦列于邊民之間。到西晉時。五胡亂華。匈奴左右賢王劉元海再起。舊時烏丸又微了。自此五胡迭長。始者胡越盛。氐羌衰。及胡越衰。氐羌再盛。苻堅盛。氐羌卻衰。苻堅衰。慕容鮮卑繼之。慕容衰。宇頭元魏繼之。更爲消長。直到唐藩鎮。未嘗不相爲盛衰。論來一消一長。此天道。不息處。

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三年

楚莊王之在春秋時。皆謂之賢君。如左氏載其築京觀之事甚詳。亦以爲賢君。攷其觀兵於周。問鼎之大小輕重。則傲然有篡逆無君之心。暴露於此。雖有終身之小善。亦蓋覆不過。今左氏不見其大惡。而特取其末飾何故。蓋緣當時之人。風聲氣習。都不知君臣之大義。人皆有此患。視篡奪之禍。不以爲怪。以爲常事看了。以此知學者最不可不識大義。

楚滅舒蓼及滑汭盟吳越而還八年

當楚莊王時。楚之威北加於中國。南被蠻夷。所謂盟吳越而還。看傳所載。則與舒絞州蓼相似。到得十一二年莊王既沒。共王繼之。吳始大。不憚楚。晉申公巫臣以五乘車教吳。楚自此疲於奔命。其間爭得二三十年。莊王時吳越與羣舒之徒同受盟於楚。其時可謂微弱。何故數十年間。吳便爲害。後來至於郢。幾滅楚。以此知天下形勢。不獨中國與夷狄相爲盛衰。蠻夷種類。亦自相爲盛衰。何故楚盛時。吳越衰。到莊王死。楚衰吳越盛。吳出來威加中國。到得夫差墮。越卻起。如漢時匈奴盛。方其盛時。凡北方所謂氐裘之國。無不服匈奴。後來匈奴分南北。烏丸又盛。到烏丸既盛。所謂匈奴微矣。散而處中國。如劉元海亦列于邊民之間。到西晉時。五胡亂華。匈奴左右賢王劉元海再起。舊時烏丸又微了。自此五胡迭長。始者胡越盛。氐羌衰。及胡越衰。氐羌再盛。苻堅盛。氐羌卻衰。苻堅衰。慕容鮮卑繼之。慕容衰。宇頭元魏繼之。更爲消長。直到唐藩鎮。未嘗不相爲盛衰。論來一消一長。此天道。不息處。

邲之戰楚莊不築武軍十三年

春秋霸者。到志得意滿之後。未有不自滿者。所謂五霸。是齊桓晉文楚莊秦穆宋襄。如宋公不度德。不量力。不當受霸者之名。今且論四者。齊自葵丘之盟滿。至用易牙豎刁。晉自踐土之盟滿。以私酖衞侯。秦自焚舟之役滿。後用三良殉葬。到楚莊王。邲之戰勝後亦滿。看楚莊王邲戰之前。規模警戒。晉之所稱。上下相規。截然可見。可謂戰戰兢兢。不築武軍。不作京觀如此。到後來志得意滿。使申舟無假道於宋。公子馮無假道於鄭。分明逞大國之威。憑陵小國。論來假道禮之常。載在聘禮。假道之禮甚明。楚使兩使經涉兩國而不假道。此見得楚莊王滿處。前三人未足論。唯楚莊王之滿最要看。大抵天下之事。當能謙退時。猶得意未深。去警戒近。所以能不築武軍。不作京觀。然而必竟到後面移換了。至於憑陵中夏。吞滅小國。而不自知。正如人飲酒。正飲時猶自得。酒過了方作。以此知人遇得意事。當時能謙損者。未足名喜。須防在後作。這要人深察。

左氏傳說卷第六

宣公

晉楚戰于邲晉師敗績十二年

楚子圍鄭。宣成之間。正是楚莊王霸業強盛之時。舉邲之戰。晉楚之強弱可知。當是時。晉景公但循常襲故。政事少怠。楚莊王方厲精爲治。政事修明。晉楚之強弱。大綱在此。楚之所以強。蓋得叔孫敖整齊軍政。訓教卒伍。細大本末。無不具舉。兵威所向。雖中國亦不敢當其鋒。楚之盛不特兵之不可敵。亦莊王善能持勝。何故。其能縣陳。又復封之。既而克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又復其社稷。夫楚用兵以取兩國。而又復封其社稷。此見楚王有其功而不居其功。齊桓晉文以來。未之有也。當邲之戰。晉楚正欲爭衡。荀林父欒書之徒。一見楚師。便欲斂軍避楚。則其強弱又易曉。要之邲之敗。其罪固在先縠。然林父亦不能無罪。以縠之剛愎不仁。固不可信用。林父以晉之名臣。統元帥之權。而不能制一先縠者。蓋其新進之徒。威德未孚于人。故如此。以楚斃人伍參之言觀之。謂晉之從政者新。此言論林父最切當。大抵賢才處事。或至敗事者。未必其才之不足。處事之不審。特其素望之未熟於人。所以至於敗事。古之人所以四十而仕。五十而爲大夫。蓋欲涵養積習。使威望在人已熟。然後可以從政。若是養之無素。驟然居人上。鮮有不敗事者。良以此也。故邲之敗雖是彘子之罪。然荀林父亦有不是處。觀彘子以中軍佐先濟。林父不得已而從之。

左氏傳說卷第六

宣公

晉楚戰于邲晉師敗績十二年

楚子圍鄭。宣成之間。正是楚莊王霸業強盛之時。舉邲之戰。晉楚之強弱可知。當是時。晉景公但循常襲故。政事少怠。楚莊王方厲精爲治。政事修明。晉楚之強弱。大綱在此。楚之所以強。蓋得叔孫敖整齊軍政。訓教卒伍。細大本末。無不具舉。兵威所向。雖中國亦不敢當其鋒。楚之盛不特兵之不可敵。亦莊王善能持勝。何故。其能縣陳。又復封之。既而克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又復其社稷。夫楚用兵以取兩國。而又復封其社稷。此見楚王有其功而不居其功。齊桓晉文以來。未之有也。當邲之戰。晉楚正欲爭衡。荀林父欒書之徒。一見楚師。便欲斂軍避楚。則其強弱又易曉。要之邲之敗。其罪固在先縠。然林父亦不能無罪。以縠之剛愎不仁。固不可信用。林父以晉之名臣。統元帥之權。而不能制一先縠者。蓋其新進之徒。威德未孚于人。故如此。以楚斃人伍參之言觀之。謂晉之從政者新。此言論林父最切當。大抵賢才處事。或至敗事者。未必其才之不足。處事之不審。特其素望之未熟於人。所以至於敗事。古之人所以四十而仕。五十而爲大夫。蓋欲涵養積習。使威望在人已熟。然後可以從政。若是養之無素。驟然居人上。鮮有不敗事者。良以此也。故邲之敗雖是彘子之罪。然荀林父亦有不是處。觀彘子以中軍佐先濟。林父不得已而從之。

號稱王。其迫脅陵轢氣象。亦有定本。此亦家法所使。故雖莊王之賢。不能免乎氣習。故莊王視以爲常做了。以此知居移氣。養移體。學者不可不知。晉自莊王在時。其兵未嘗輕動。觀林父略狄土以廣晉。初未嘗與楚爭也。及其伐鄭。亦但蒐以示之整而已。初未嘗急於服鄭。但積習培養其力。遂致有鞌之勝。至鞌之戰。莊王已死。方敢用威以治中夏。蓋當是時。莊王之威。加於諸侯。自齊桓晉文之後。襄公以下。皆不及楚。楚所以霸。其根本安在。惟欒書之言。最得其要。其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此數句是得楚君臣自相警戒。雖王之所以王。霸之所以霸。強國之所以爲強國。聖賢之所以爲聖賢。皆不出此。最學者所宜用工夫處。郤之所以敗。以羣帥之情不一。自相矛盾。不能降心相從。所以致敗。至鞌之戰。深以相從爲先。且以郤克爲元帥。韓厥爲司馬。元帥之尊。司馬之卑。韓厥欲斬人。克救之無及。從而勸之使徇。且曰。吾以分謗也。克之意未必止於分謗。所以先自降尊貶重如此。則羣帥安得不和。正欲啓將帥降心下志相從之意。其後晉帥有功。師歸。范文子後入。其羣帥亦皆相讓。皆郤克啓之也。以是知郤之敗。其條目雖多。一言以蔽之。曰爭而已。鞌之勝。其條目雖多。一言以蔽之。曰和而已。其後君臣不無自滿之心。雖比厲公鄢陵之勝。後臣下相戕。賊不同。當時君臣。不能不爲勝心所動。何故見得。觀魯來朝晉。晉景公以不敬之。遂至魯捨晉以從楚。其君未免爲勝心所動。以驕魯侯也。又齊侯來朝。晉郤克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

以臣對君前。乃敢如是。則其臣亦爲勝心所動。以驕諸侯也。君臣皆爲勝心所動。而驕心生。以是知楚莊善持勝。有是功而不居其功。所以霸中國。而景公之所以止爲景公。此晉之所以不如楚也。

邲之戰晉楚軍制十二年

邲之戰。如晉楚之所以勝敗。前固嘗論之。然而晉楚軍制。惟此一戰所載甚詳。晉出師時爲三軍。荀林父將中軍。士會將上軍。趙朔將下軍。到後來賞鞌之功。方分爲六軍。然以邲之戰考之。當此時。晉雖未分六軍之名。已有六軍部分了。何故。當晉師臨河。自隨武子以下。皆不欲進。惟彘子以中軍佐先濟。當時若止是三軍時。中軍將自是荀林父。彘子安能分軍先濟。以此知當時雖未有六軍之名。已有六軍部分。何故。荀林父是中軍帥。彘子是中軍佐。士會是上軍帥。郤克是上軍佐。趙朔是下軍帥。欒書是下軍佐。以此知當時六軍已自分了。所以彘子獨能以中軍佐濟。若當時六軍部分未分。彘子雖剛狠。然區區一夫。安能獨濟。所以韓獻子謂荀林父曰。彘子以偏師陷。是則六軍部分已分了。晉固如是。然當時楚之軍制尤詳。當時楚亦有三軍。如子重左。子反右。所謂三軍是正軍。時孫叔敖爲令尹。秉國之政。不在三軍之數。是統三軍者。且如南轅反旆。其或進或退。軍之號令。皆由令尹。以此知令尹是統三軍者。當時三軍是正軍。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內官序當其夜。是親軍。亦不在三軍之數。常隨禁軍者。到得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遊闕。自是楚兵。亦不是親兵。亦不是正軍。往來補闕者。看甚處薄。遊闕則從而補之。此所謂奇軍。奇軍便是正軍中旋分出。不是正軍之分別有奇軍。但不係步伍之數者。臨時看厚薄。旋分補。到後來楚既敗晉。以

以臣對君前。乃敢如是。則其臣亦爲勝心所動。以驕諸侯也。君臣皆爲勝心所動。而驕心生。以是知楚莊善持勝。有是功而不居其功。所以霸中國。而景公之所以止爲景公。此晉之所以不如楚也。

邲之戰晉楚軍制十二年

邲之戰。如晉楚之所以勝敗。前固嘗論之。然而晉楚軍制。惟此一戰所載甚詳。晉出師時爲三軍。荀林父將中軍。士會將上軍。趙朔將下軍。到後來賞鞌之功。方分爲六軍。然以邲之戰考之。當此時。晉雖未分六軍之名。已有六軍部分了。何故。當晉師臨河。自隨武子以下。皆不欲進。惟彘子以中軍佐先濟。當時若止是三軍時。中軍將自是荀林父。彘子安能分軍先濟。以此知當時雖未有六軍之名。已有六軍部分。何故。荀林父是中軍帥。彘子是中軍佐。士會是上軍帥。郤克是上軍佐。趙朔是下軍帥。欒書是下軍佐。以此知當時六軍已自分了。所以彘子獨能以中軍佐濟。若當時六軍部分未分。彘子雖剛狠。然區區一夫。安能獨濟。所以韓獻子謂荀林父曰。彘子以偏師陷。是則六軍部分已分了。晉固如是。然當時楚之軍制尤詳。當時楚亦有三軍。如子重左。子反右。所謂三軍是正軍。時孫叔敖爲令尹。秉國之政。不在三軍之數。是統三軍者。且如南轅反旆。其或進或退。軍之號令。皆由令尹。以此知令尹是統三軍者。當時三軍是正軍。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內官序當其夜。是親軍。亦不在三軍之數。常隨禁軍者。到得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遊闕。自是楚兵。亦不是親兵。亦不是正軍。往來補闕者。看甚處薄。遊闕則從而補之。此所謂奇軍。奇軍便是正軍中旋分出。不是正軍之分別有奇軍。但不係步伍之數者。臨時看厚薄。旋分補。到後來楚既敗晉。以

戰之法。

成公

欒書救鄭楚禦桑隧六年

欒書侵蔡侵楚侵沈獲沈子揖八年

欒書爲政。用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之謀。三人者。皆晉國之望也。任其計謀。所向有功。桑隧之役。欲與楚戰。能用其謀。全師以歸。此是用知范韓之第一次也。侵蔡侵楚。獲楚大夫申驪。侵沈。獲沈子揖。亦用其謀。有功而歸。是用知范韓之第二次也。夫三子晉國之望。一時之名大夫。書能屈身用三子之謀。自以爲從善矣。三子亦以其謀策之見用。自以爲得行其言。就事迹上論之。固是如此。然深考之則不然。大抵爲政有大體。爲國有大勢。所謂用賢。不在一謀一策之是用。所謂賢。亦不在一謀一策之見用。皆須於大體大勢上用之。看得晉景公因鞌之戰一勝。遂至於驕。其實君心都未曾正。政事荒廢。而大體大勢。皆不曾整頓。當時趙同趙括。亦是一箇世臣故家。罪未至死。晉侯因趙姬之譖以殺之。遂大失晉國之情。內之大體已失之矣。外之奪魯汶陽之田。復歸於齊。霸者統御諸侯。大要只在信義。晉既使齊歸汶陽之田。未幾而二三其命。又執鄭伯。殺行人。以失諸侯之心。遂至渙散離亂。晉之統體大綱都失了。觀季文子之言。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則大體大勢。顚倒錯亂可知。欒書只知從三子之謀爲善。三子亦只知一謀一策之用爲得。不曾與整頓大綱。數子之罪均也。大抵賢者論忠於君。翻然而出。與之格君心

之非。正其本原。須看大勢。若大勢未轉。亦當用力而轉之。今欒書數子。都不察晉景公是何時節。大綱都不理會。學者不可以一謀一策之用爲善。須當以大勢大體論。而知范韓乃反使之有功而驕其志。則知三子亦衰衰隨波逐流者耳。

晉郤至如楚聘楚子享之十二年

晉郤至如楚。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暮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郤至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子反對以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子反之言。甚無義理。郤子遂引兔罝之詩以闢之。卒事而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此一段觀郤至鋪陳典禮。以事迹論。郤至專對之才似可喜。若就實事上看則不然。蓋文子之意。非畏楚人之叛盟。然所以深自憂慮畏怯者。蓋當晉厲公之時。是何時節。資質所爲又薄了。在朝之臣。都不能深憂遠慮。獨范文子憂時。正恐晉勝楚。有以重厲公之禍。卒至於亡國。厲公所爲。自有一個覆亡簒殺在後面。如郤子之賢。亦止以其能專對之才便自喜。都不能惕然深憂。反自矜其才。以增君之驕。當時在朝遠慮者。范文子一人而已。惟文子見識高明。不特憂楚之食言。最憂晉國以速覆亡簒弑之禍。

成子受胙于社不敬十二年

成子受胙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

之非。正其本原。須看大勢。若大勢未轉。亦當用力而轉之。今欒書數子。都不察晉景公是何時節。大綱都不理會。學者不可以一謀一策之用爲善。須當以大勢大體論。而知范韓乃反使之有功而驕其志。則知三子亦衰衰隨波逐流者耳。

晉郤至如楚聘楚子享之十二年

晉郤至如楚。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暮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郤至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子反對以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子反之言。甚無義理。郤子遂引兔罝之詩以闢之。卒事而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此一段觀郤至鋪陳典禮。以事迹論。郤至專對之才似可喜。若就實事上看則不然。蓋文子之意。非畏楚人之叛盟。然所以深自憂慮畏怯者。蓋當晉厲公之時。是何時節。資質所爲又薄了。在朝之臣。都不能深憂遠慮。獨范文子憂時。正恐晉勝楚。有以重厲公之禍。卒至於亡國。厲公所爲。自有一個覆亡簒殺在後面。如郤子之賢。亦止以其能專對之才便自喜。都不能惕然深憂。反自矜其才。以增君之驕。當時在朝遠慮者。范文子一人而已。惟文子見識高明。不特憂楚之食言。最憂晉國以速覆亡簒弑之禍。

成子受胙于社不敬十二年

成子受胙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

就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一句下工夫。中者一身之大本。下面一句。卻是入道之門戶。而今人多把作閑看了。不知此一句最是用工夫端的處。如成王作誥。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至於曾子臨終。亦得孔子之深旨。說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而今學者正要用力在如此。一步之速。以事考之。亦未害事。不知當時此心。是定與不定。一言之悖。以事考之。亦未害事。不知當時此心。還是存與不存。正心誠意之事。學者當隨力深淺行之。其始雖若勉強。其得味自有不可已者。

曹人使公子負芻守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十三年

曹宣公從晉侯伐秦。卒于師。使公子負芻守國。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公子欣時。卽子臧也。負芻與欣時。俱曹伯庶子。公子欣時逆喪未歸之閒。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晉爲霸主。率諸侯討殺太子之禍。執曹成公而歸之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遂逃奔宋。不肯立。後來負芻歸自京師。自爲曹君。大抵學者之患。最是勇於義而不能精擇。如子臧輕千乘之國。視之如敝屣。而不肯受。固是勇於爲義。然而講學不明。擇義不精。所以辭受取予之際亦不曉。自曹宣公之卒。太子是正嫡。本當立。負芻殺太子而自立。其罪當討。晉人討簒弑之賊。諸侯擇其賢者而立之。太子在時。子臧固不當立。然而既死之後。子臧固當受之可也。亦當討前日弑君之賊。今乃遷延不受。反使簒弑之人。儼然居一國之上。使三綱五常都失序。豈是晉人之罪。都緣子臧歸潔其身太過。輕重隆殺都不分。卻說聖達節次守節之語。觀這一二句。便見他講學未盡。擇義不精。亦皆有病。夫所謂節者。天之生民降衷。秉彝天地。

智愚聖賢。同守之而不可加損。在文王則曰順帝之則。在易則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今子臧講學不明。卻以九縱八橫。超乎節之外。亦是子臧未曉得帝則民彝處。雖有高世之行。難行之操。所以不免得罪於君子。都是擇義不精之過。

左氏傳說卷第七

成公

聖人內外無患十六年

鄢陵之戰。以兵家曲直論之。楚新與晉盟。而背之用師。是晉直楚曲。勝敗之勢。顯然可見。晉元帥憤然興師。都欲討楚。獨范文子不欲戰。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及臨陣又曰、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欒書之徒。徒能外面看晉楚之曲直。不能於內看君之昏明。說背盟棄好。討之必勝。不知厲公驕縱。遂至於滅亡。大抵天下之事。有當作而不作。惟知義之君子。隨時輕重。權衡隆殺。觀一時之勝敗。如射共王中目。見得楚之大敗。晉師三日館穀。見得晉之大勝。然楚大敗之後。君臣戒懼。兢兢守國。終始保全。厲公一勝之後。殺郤錡郤犨郤至。又欲殺欒書中行偃。君臣相賊。然文子雖見之明。憂之深。立於戎馬之前而言之。其拳拳之忠。懇懇之意。可謂深切。而終不能救厲公之驕。至使祝宗祈死。但以不見禍爲幸。文子之志。固亦可哀。然亦有可責處。文子雖有區區之意。養之未充。信未孚於人。威望不足以壓羣臣。是以終無所濟。區區於衆邪之閒。事窮計極。拱手無策。徒欲避禍而死。使其加之講學。終無憤爭之禍。必將見幾而作。或出或處。亦不至於徒欲速死。後之有志之士。規模狹小者。可以此爲戒。

晉悼公卽位于朝始命百官十八年

左氏傳說卷第七

成公

聖人內外無患十六年

鄢陵之戰。以兵家曲直論之。楚新與晉盟。而背之用師。是晉直楚曲。勝敗之勢。顯然可見。晉元帥憤然興師。都欲討楚。獨范文子不欲戰。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及臨陣又曰、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欒書之徒。徒能外面看晉楚之曲直。不能於內看君之昏明。說背盟棄好。討之必勝。不知厲公驕縱。遂至於滅亡。大抵天下之事。有當作而不作。惟知義之君子。隨時輕重。權衡隆殺。觀一時之勝敗。如射共王中目。見得楚之大敗。晉師三日館穀。見得晉之大勝。然楚大敗之後。君臣戒懼。兢兢守國。終始保全。厲公一勝之後。殺郤錡郤犨郤至。又欲殺欒書中行偃。君臣相賊。然文子雖見之明。憂之深。立於戎馬之前而言之。其拳拳之忠。懇懇之意。可謂深切。而終不能救厲公之驕。至使祝宗祈死。但以不見禍爲幸。文子之志。固亦可哀。然亦有可責處。文子雖有區區之意。養之未充。信未孚於人。威望不足以壓羣臣。是以終無所濟。區區於衆邪之閒。事窮計極。拱手無策。徒欲避禍而死。使其加之講學。終無憤爭之禍。必將見幾而作。或出或處。亦不至於徒欲速死。後之有志之士。規模狹小者。可以此爲戒。

晉悼公卽位于朝始命百官十八年

處晉之君臣能用善所以致得孟獻子敢言雖然是如此又須觀孟獻子納忠之由亦緣悼公初卽位大率規模足以服諸侯之心且魯君初朝晉歸語杞桓公以晉侯之德是時魯之君臣已心服於晉孟獻子雖不立晉之朝於戚之會便獻城虎牢之謀武子欣然從之又須看獻子所以不外於晉晉亦不外於獻子這兩句須兼看晉之君臣視諸侯爲一體此晉之所以霸

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三年

晉悼公怒魏絳戮楊干之僕晉侯私愛其弟初欲殺絳及觀授僕人書公遽翻然改悔至不及履跣出以止其死又與之禮食不特食之又使佐新軍又使之聽國事從和戎之謀初疾之如仇讎後乃委之如腹心此最見悼公天資易曉無固必處晉之所以霸雖一時私愛私忿未能克除恨殺魏絳之不速及其悔過不特是克除私愛又且因以知其人之賢委之以腹心看得這一段晉悼公之資質大段高以春秋時論之自悼公資質已難得在後世獨有漢高帝二君皆無意無必當其觸物髮上衝冠不可止潔及其事過毫髮不留此二人有過人資質然高帝總理事物尚有疏略若悼公規模纖悉備具樞機周密則天資又在高帝上惜乎當時人臣如韓獻子知武子等不過輔之以才能事功無有知道之士引而達之此悼公之所以止於悼公

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槨不虞匠慶謂季文子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四年

定姒、魯襄公之母季文子、魯之正卿定姒薨季文子降殺夫人之禮以從菲薄國君之母薨而無槨當是

時。季文子秉一國之政。不能成君母之喪。他主意要菲薄。誰能諫止得他。若要諫止。須是勢均力敵之人。如孟孫尙敢廢嫡立庶者一等人。又不然。其次如臧孫。猶似可諫。而數子又無一言以及之。匠慶不過工人之賤。乃能以此責季氏。又擅伐蒲圃之檟。以成其禮。初季孫爲已樹六檟於蒲圃。他日準備要自己用。匠慶請木。季氏說道與劫略何異。以上卿如此忿辭。匠慶一面自斫。更不恤他。季文子亦不能止禦。以此知至理所在。雖至微賤之臣。所守既正。雖如正卿之貴。有所不能屈。此最學者不可不講究。

鄭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七年

鄭僖公將會諸侯。在道中。子駟使賊夜弑僖公。僞以瘧疾赴諸侯。晉悼公當時。方圖霸業。何故受他僞赴。都不考究。明正其罪。求子駟弑弑之實。遂從而隱忍不問。以此見霸者本原不是處。大抵霸者本心。只在於強國。初無誠心爲天下賞善罰惡。其所以賞有功。罰有罪。不過假此以濟霸業耳。至於事有不可掩者。不得已而興師討罪。若其可以苟免。便因循鹵莽過了。初不曾有爲天下討亂臣賊子之誠心。此晉國所以止於悼公一霸而已。

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九年

秦偃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止之。子囊初不曾立晉朝之上。歷數晉國之德政。自任賢使能。至於工賈皁隸。政事本末。無不備知。如親立於晉朝。此一段當以邲之戰參看。當時楚莊王方強。如晉士會欒武子雖晉之臣。而能歷數楚國之德刑政事卒乘軍旅之事。士會欒武子不在楚之朝。言

時。季文子秉一國之政。不能成君母之喪。他主意要菲薄。誰能諫止得他。若要諫止。須是勢均力敵之人。如孟孫尙敢廢嫡立庶者一等人。又不然。其次如臧孫。猶似可諫。而數子又無一言以及之。匠慶不過工人之賤。乃能以此責季氏。又擅伐蒲圃之檟。以成其禮。初季孫爲已樹六檟於蒲圃。他日準備要自己用。匠慶請木。季氏說道與劫略何異。以上卿如此忿辭。匠慶一面自斫。更不恤他。季文子亦不能止禦。以此知至理所在。雖至微賤之臣。所守既正。雖如正卿之貴。有所不能屈。此最學者不可不講究。

鄭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七年

鄭僖公將會諸侯。在道中。子駟使賊夜弑僖公。僞以瘧疾赴諸侯。晉悼公當時。方圖霸業。何故受他僞赴。都不考究。明正其罪。求子駟弑弑之實。遂從而隱忍不問。以此見霸者本原不是處。大抵霸者本心。只在於強國。初無誠心爲天下賞善罰惡。其所以賞有功。罰有罪。不過假此以濟霸業耳。至於事有不可掩者。不得已而興師討罪。若其可以苟免。便因循鹵莽過了。初不曾有爲天下討亂臣賊子之誠心。此晉國所以止於悼公一霸而已。

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九年

秦偃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止之。子囊初不曾立晉朝之上。歷數晉國之德政。自任賢使能。至於工賈皁隸。政事本末。無不備知。如親立於晉朝。此一段當以邲之戰參看。當時楚莊王方強。如晉士會欒武子雖晉之臣。而能歷數楚國之德刑政事卒乘軍旅之事。士會欒武子不在楚之朝。言

晉。在悼公論固如是。今則論時。深爲晉惜。自晉傳之悼公出來。禍亂萌芽。當盡掃去。悼公自以在自家粗可以辦事。止論目前。不能深憂遠慮。此是悼公大失。後不免至於六卿分晉。正如唐宦官之盛。敬宗文宗皆不能去。此二君柔懦無志。固不足論。以武宗之英武。宣宗之明察。趣過目前。將就容養。以爲不害國事。反使之盤根錯節。不能盡去。但能使之稍戢。不爲大害而已。此所以終不免朱全忠之患。武宣唐之賢君。二君自可除宦官之禍。既不能去。後來何緣去得。晉自襄公厲公以來。都不能去權臣。至于悼公。亦晉之賢君。卻都不理會。後來如何去得。以此見悼公規模狹小。雖有違命之臣。反將就容養。悼公自以爲辦事得一時之便。不知亂根所在。子孫之所深憂。惜乎以悼公之明。臣強可削而不能削。偪陽之役。其獻俘反謂夷俘。偪陽乃宋之附庸國。而謂之夷俘。晉自獻公以來。滅耿滅霍滅虞滅虢。非不多也。皆未嘗隱其名而謂之夷俘。悼公君臣稍賢。獨知中國自相屠戮之恥。遮蓋其名。謂之夷俘。又不欲盡滅其嗣。使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其賢可見。然就此責之。既知其非。自當不爲。乃隱其名。上欺先君。下欺國人。此可見悼公大失所在。所以不忍盡滅。使周內史者。可見制度尚在。周官內史之職。掌八柄曰爵曰賞。以封諸侯。晉要封偪陽。必命周內史。此周之官制尚在。左氏與周禮源流體統相承接。

鄭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以作亂十年

鄭子駟爲田洫。而當時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何爲許多人皆喪田焉。以此觀之。蓋周之井田廢壞。至此已見其端。四家侵占。遂更溝洫爲田。子駟後來要整頓田洫。便把四家田再開。故四家作亂。且田洫自古

有之。若仍舊制。何緣喪田。必其間嘗有侵削。皆非舊制。有如子產欲復鄭田制。民謗以爲取我田疇而伍之。此又見井田漸壞。人皆謂商君開阡陌。大壞井田之制。曾不知其來之漸已久。若使元不曾壞。商君亦未能一旦盡掃去先王之制。不獨田制如此。而先王之樂。亦莫不然。且以樂論之。孔子指不正之樂。歸之鄭聲。如當時衞有桑間濮上之音。子夏魏文侯之對。言之甚詳。皆是不正之音。何故獨歸之鄭聲者。蓋鄭晉首壞先王之樂。其姦聲尤甚。如十一年鄭自蕭魚之會。以女樂二八賂晉。後來十五年鄭師慧過宋朝曰。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以此見鄭所有之樂。皆非先王所有之樂。亦如井田壞之有漸。

同盟于亳范宣子言不愼必失諸侯十年

會于戚范宣子假羽毛於齊十四年

晉侯問衞故於中行獻子十四年

晉悼公之霸。至蕭魚之會。霸業成就。與齊桓公葵丘之會晉文公踐土之盟一同。晉悼公自卽位以來。許多工夫。積累到三駕。而楚不敢與爭。此是悼公一時之盛處。然雖盛於蕭魚。亦衰於蕭魚。想蕭魚未會之前。君臣兢兢。上下一心。唯恐不及。同力以興霸業。如十一年范宣子盟于亳。曰不愼必失諸侯。其警戒固如此。及旣會蕭魚之後。君臣之閒。志得意滿。且以樂賞魏絳。言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其君之驕。可見於此。如戚之會。范宣子假羽毛於齊。齊人有之已僭了。悼公不能正其罪。今宣子假羽毛

有之。若仍舊制。何緣喪田。必其間嘗有侵削。皆非舊制。有如子產欲復鄭田制。民謗以爲取我田疇而伍之。此又見井田漸壞。人皆謂商君開阡陌。大壞井田之制。曾不知其來之漸已久。若使元不曾壞。商君亦未能一旦盡掃去先王之制。不獨田制如此。而先王之樂。亦莫不然。且以樂論之。孔子指不正之樂。歸之鄭聲。如當時衞有桑間濮上之音。子夏魏文侯之對。言之甚詳。皆是不正之音。何故獨歸之鄭聲者。蓋鄭晉首壞先王之樂。其姦聲尤甚。如十一年鄭自蕭魚之會。以女樂二八賂晉。後來十五年鄭師慧過宋朝曰。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以此見鄭所有之樂。皆非先王所有之樂。亦如井田壞之有漸。

同盟于亳范宣子言不愼必失諸侯十年

會于戚范宣子假羽毛於齊十四年

晉侯問衞故於中行獻子十四年

晉悼公之霸。至蕭魚之會。霸業成就。與齊桓公葵丘之會晉文公踐土之盟一同。晉悼公自卽位以來。許多工夫。積累到三駕。而楚不敢與爭。此是悼公一時之盛處。然雖盛於蕭魚。亦衰於蕭魚。想蕭魚未會之前。君臣兢兢。上下一心。唯恐不及。同力以興霸業。如十一年范宣子盟于亳。曰不愼必失諸侯。其警戒固如此。及旣會蕭魚之後。君臣之閒。志得意滿。且以樂賞魏絳。言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其君之驕。可見於此。如戚之會。范宣子假羽毛於齊。齊人有之已僭了。悼公不能正其罪。今宣子假羽毛

公別了。且悼公卽位之初。政事用人。一國上下。煥然一新。其初如此。後來蕭魚旣會之後。早是漸衰。況平公卽位之初。規模已不如悼公。賴悼公之舊政遺法尙在。憑藉扶持。平穩安帖。至數十年。而平公又漸漸昏墮。以此知霸業之衰。亦可占知於卽位之初。其後之霸主。強弱昏明治亂。亦基於此。

宋皇國父爲太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 十七年

宋皇國父爲太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怨皇國父而譽子罕。子罕聞之。而抶其不勉者。意蓋不欲怨獨歸於皇國父。德獨歸於己。欲分受其謗。春秋之時。分謗之事甚多。如寧之役。韓獻子欲斬人。郤克馳救之。至則已斬之矣。遂令速以徇。曰吾以分謗。分謗之說。若不去深考。止去形迹上看。固見彼此相體恤。不使怨獨有所歸。恩獨有所在。與世間爭功者。相去十倍。然以大公至正之道論之。則天下之事。有是有非。有幸有不幸。上則有君。次則有同列。看他舉事之失。自當竭忠推誠。以救濟他。不幸誠意已盡。有救不得處。吾職已盡。歸之無可奈何之地。而非揚己取名。則人亦自不歸恩於我。萬一不幸。而人因德於我。我亦安然處之。事久自定。若自上面加添要與人分謗。便非大公至正之道。亦是以善爲之而不知其惡。分謗之弊。流至於李斯之事始皇。每事皆與分謗。盡小忠而不知大義。所以養成始皇二世飾非護短之惡。終至於亡國。雖然。要之分謗之後。不若無謗之可分。天下之理。自有大公至正之道。吾舉事以公。民又何怨。亦何謗。若是出於公。民雖怨謗。無恤可也。何分之有。子罕徇小忠而不知大義。不能安平和緩。而至於揚己取名。非忠臣之體也。

楚子言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十八年

鄭子孔將叛晉。起楚師。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卽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看楚子數句。見得楚自武王以來。養成尙武風俗處。惟其風俗尙武。此楚所以常能抗衡上國。雖其閒君有賢有不賢。有能有不能。政事或脩或不脩。而尙武之風俗常自若。且以周論之。周之君自文武成康。皆以敦本務農。孝悌忠厚。涵養天下。是以能維持周室。此周之所以王。以周論楚。王霸粹駁雖不同。要之皆不可不養其根本。各隨其所尙。養成風俗則一也。自古皆以養風俗爲根本。看子庚處此事。又須見得他盡忠體國處。當時楚子旣堅意於起師。庚若驟諫。楚子必不能遏。若使楚子自行。未必不傾國而往。再有鄢陵之敗。若使諸大夫行。又恐或不能看量事情。輕犯大敵。故不若自以身往。上不至於沮君。下不至於大敗楚國之師。故雖無功而還。亦足以見子庚盡忠體國處。

楚子言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十八年

鄭子孔將叛晉。起楚師。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卽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看楚子數句。見得楚自武王以來。養成尙武風俗處。惟其風俗尙武。此楚所以常能抗衡上國。雖其閒君有賢有不賢。有能有不能。政事或脩或不脩。而尙武之風俗常自若。且以周論之。周之君自文武成康。皆以敦本務農。孝悌忠厚。涵養天下。是以能維持周室。此周之所以王。以周論楚。王霸粹駁雖不同。要之皆不可不養其根本。各隨其所尙。養成風俗則一也。自古皆以養風俗爲根本。看子庚處此事。又須見得他盡忠體國處。當時楚子旣堅意於起師。庚若驟諫。楚子必不能遏。若使楚子自行。未必不傾國而往。再有鄢陵之敗。若使諸大夫行。又恐或不能看量事情。輕犯大敵。故不若自以身往。上不至於沮君。下不至於大敗楚國之師。故雖無功而還。亦足以見子庚盡忠體國處。

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退然不居其功如此。此其所甚難。然而未幾猶且滿盈。君臣驕縱。如郤克則辱加齊侯。如晉侯則不敬魯君。夫成大功而能警戒相讓。其後尚不免有滿盈之心。況荀偃克茲□敵。如入無人境。其功初無足道。而且以功自居。宜其一勝之後。霸業遂衰。合兩戰論之。猶有可言者。鞌之戰。雖止於敗齊師。然於頃公之強。而賓媚人致賂求和。親朝晉。則是一戰之後能服齊也。平陰之戰。晉師直至其城下。靈公雖卻走郵棠。太子光叩馬止之。能料其晉師將退。而齊侯終不下晉。及莊公卽位。大隧之盟。方及晉平。以此見晉之君臣皆不足。此霸業所以衰也。

齊侯遂東太子光後光卽位殺太子牙十九年

齊侯娶于魯。無子。其姪生光。以爲太子。仲子生牙。戎子請以爲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到得靈公疾甚。崔杼逆太子光而立之。殺戎子。執公子牙。殺二人而太子光卽位。莊公得國。皆是崔杼之力。其終何故見殺於崔杼之手。當時立得不正了。所謂以此始亦必以此終。得之始初不正。國柄自然歸崔杼。靈公旣廢莊公。莊公乃乘君父危篤之時。卻私與強臣深結。殺戎子而卽位。得之不以其道。惟其得之非正。故杼恃援立之功而不可制。方莊公卽位。未幾杼遂殺高厚而兼其室。便是崔杼弒君履霜堅冰之漸在此。使莊公雖不貪淫。亦被弒。緣莊公初立之時不正故也。古之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正此之謂也。

范宣子逐欒盈欒盈復入于晉二十三年

欒盈奔楚。初無大罪。范宣子直以其勢位逼已。兩不相容而逐之。盈亡之後。自楚適齊。自齊入絳。幾危晉室。盈之罪尤大。當時宣子逐盈之勢甚迫。既禁錮之。使無容足之地。所以激成欒盈之禍。宣子雖先逐欒盈。晉亦從此衰。夫晉以堂堂之大國。逐一亡大夫。東西南北。任其所之可也。何至勤天下之諸侯。見得霸業不競。故諸侯得以輕侮晉室。而至於失諸侯也。古者大夫出疆。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欒盈無大罪。乃兩合諸侯。無所容於天地間。其勢無聊。安得而不作亂。非其本心。使宣子疾之不如此之甚。欒盈亦不至如此。罪在宣子。不可專罪盈。雖然。就盈身上論。亦不謂無罪。自欒書弒厲公。其勢已炙手可熱。繼以欒黶驕狠侈虐。上無君。下無同列。以欒書之強。又繼之以黶之虐。欒氏之門。如烈火炎炎可畏。盈於此繼祖父之業。正當恐懼修省。尚恐不濟。卻又如何用箕遺黃淵嘉父等人。以固其黨。使其如楚子文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尚未能免。卻招許多人。如以火濟火。其勢方炎。正滿盈之後。不能自損抑。又卻如此。雖宣子之罪。而縱風止炎。抱薪救火。遂致滅欒氏之門。實欒盈之罪也。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二十三年

晉欒盈得罪於晉。遂出奔齊。自齊復入舊邑。帥曲沃之甲以晝入絳。夫晉以堂堂之大國。范宣子爲政。不設戒備。而使叛臣得日以兵而入於國都。當時晉國之社稷不亡。若綴旒然。使向者因欒氏之汰。諸侯從而求之。則晉之不亡者幾希。宣子秉正而至此。蓋緣他倚靠外面。裏面都不曾謹封疆。明斥候。使持兵直入國都。幾亡社稷。與其外面號令諸侯。何如自家謹守封疆。宣子初當盈奔在外時。非是不知戒。觀其兩

欒盈奔楚。初無大罪。范宣子直以其勢位逼已。兩不相容而逐之。盈亡之後。自楚適齊。自齊入絳。幾危晉室。盈之罪尤大。當時宣子逐盈之勢甚迫。既禁錮之。使無容足之地。所以激成欒盈之禍。宣子雖先逐欒盈。晉亦從此衰。夫晉以堂堂之大國。逐一亡大夫。東西南北。任其所之可也。何至勤天下之諸侯。見得霸業不競。故諸侯得以輕侮晉室。而至於失諸侯也。古者大夫出疆。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欒盈無大罪。乃兩合諸侯。無所容於天地間。其勢無聊。安得而不作亂。非其本心。使宣子疾之不如此之甚。欒盈亦不至如此。罪在宣子。不可專罪盈。雖然。就盈身上論。亦不謂無罪。自欒書弒厲公。其勢已炙手可熱。繼以欒黶驕狠侈虐。上無君。下無同列。以欒書之強。又繼之以黶之虐。欒氏之門。如烈火炎炎可畏。盈於此繼祖父之業。正當恐懼修省。尚恐不濟。卻又如何用箕遺黃淵嘉父等人。以固其黨。使其如楚子文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尚未能免。卻招許多人。如以火濟火。其勢方炎。正滿盈之後。不能自損抑。又卻如此。雖宣子之罪。而縱風止炎。抱薪救火。遂致滅欒氏之門。實欒盈之罪也。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二十三年

晉欒盈得罪於晉。遂出奔齊。自齊復入舊邑。帥曲沃之甲以晝入絳。夫晉以堂堂之大國。范宣子爲政。不設戒備。而使叛臣得日以兵而入於國都。當時晉國之社稷不亡。若綴旒然。使向者因欒氏之汰。諸侯從而求之。則晉之不亡者幾希。宣子秉正而至此。蓋緣他倚靠外面。裏面都不曾謹封疆。明斥候。使持兵直入國都。幾亡社稷。與其外面號令諸侯。何如自家謹守封疆。宣子初當盈奔在外時。非是不知戒。觀其兩

豐也。明皇之林甫。武子之臧武仲也。古之人君。必使朝廷之上。藹藹然多吉士。皆無一憸人廁於其間。蓋平時未見其害。正恐當是非未決。邪正未分時。若有一箇小人。逢君之惡。便到覆亡國家。如閔時固未害何故。上之人未有所問。到得上之人一有所問。小人便因風縱燎。推波助瀾。以此知古之君子。在朝不可容一小人。蓋爲此。然而臧紇助武子立少。蓋欲依託季氏。自固權位。然武仲所以出奔亦緣此。雖然目下甚得武子意。然公鉏卻怨他。公鉏後來卻效臧紇之舉。以脅季武子。故孟莊子卒。廢秩立羯。武子問之。鉏卽以何長之有惟其才也之言劫武子。蓋武子廢鉏之時。有擇才而立之語。武子懷前之歉。遂不復問。武子正卿也。鉏陪臣也。武子父也。鉏子也。以正卿而受制於陪臣。以父而受制於子。人心不可有所歉也如此。臧武仲所以成季武子之志。不過欲媚武子。以固有其權而已。使其當初不媚武子。未必便失其位。以此知天下事不可計校。惟其守正道。則位可常有。小人當以是爲誡。

太史書崔杼弒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二十

五年

齊崔杼弒莊公。其一時凶威虐焰。舉國無一人敢禦。太史書崔杼弒君。已自是難。崔杼殺太史。而其弟嗣書則又難。二人死而其弟復嗣書。則尤難。且三人死而其弟又書。則愈難。南史氏執簡以往。則又愈難。大抵君子守正果堅。則小人雖有如此凶威虐焰。終不能移奪。然這裏須看得非偶然如此。蓋文武成康涵養數百年風俗。所以有此。且以本朝論之。自太祖太宗眞宗以來。朝廷之上。養成一箇愛君憂國犯顏逆

耳底風俗。故一時忠臣輩出。當時如青苗如市易如保甲如戶役。爭者殆未以一二計。固不可悉數。止以一事論之。李定以資淺入臺。而宋敏求從之而去。李大林繼之又去。蘇頌又去。黜者相踵。而爭者方切。當是時。天下有三舍人之號。齊之三太史。卽我宋之三舍人也。觀三太史之事。當知文武成康涵養風俗之所致。觀三舍人之事。當知我祖宗涵養風俗之所致。學者不可不知。

蔿掩爲司馬子木庀賦掩書土田二十五年

蔿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掩書土田。有曰町原防。井衍沃。此得井田之制。先輩嘗論先王井田之制。如畫棋局。有丘陵原隰。必不可行。遂謂井田之制。不可行於後世。觀此則先王之制。初未嘗如棋局。何故。其言原防之閒。其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則別爲小頃。町至衍沃平美之地。則用井田之法。先王之制。曷嘗槩之以棋局之畫哉。觀此則前輩疑井田之論破矣。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二十五年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產何故喜之如是之深。蓋子產是箇要人合己者。何故。他卻是箇善善惡惡明白底人。然明如此說話。有以合己。故深喜之。不然。刑書之事。何其聽之不如是之喜。大抵人最怕要人合己。使子產聞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之言而喜之。如是則子產是進一步處。

秦伯使其弟鍼如晉叔向命召行人子員子朱曰當御三云叔向不應二十六年

耳底風俗。故一時忠臣輩出。當時如青苗如市易如保甲如戶役。爭者殆未以一二計。固不可悉數。止以一事論之。李定以資淺入臺。而宋敏求從之而去。李大林繼之又去。蘇頌又去。黜者相踵。而爭者方切。當是時。天下有三舍人之號。齊之三太史。卽我宋之三舍人也。觀三太史之事。當知文武成康涵養風俗之所致。觀三舍人之事。當知我祖宗涵養風俗之所致。學者不可不知。

蔿掩爲司馬子木庀賦掩書土田二十五年

蔿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掩書土田。有曰町原防。井衍沃。此得井田之制。先輩嘗論先王井田之制。如畫棋局。有丘陵原隰。必不可行。遂謂井田之制。不可行於後世。觀此則先王之制。初未嘗如棋局。何故。其言原防之閒。其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則別爲小頃。町至衍沃平美之地。則用井田之法。先王之制。曷嘗槩之以棋局之畫哉。觀此則前輩疑井田之論破矣。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二十五年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產何故喜之如是之深。蓋子產是箇要人合己者。何故。他卻是箇善善惡惡明白底人。然明如此說話。有以合己。故深喜之。不然。刑書之事。何其聽之不如是之喜。大抵人最怕要人合己。使子產聞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之言而喜之。如是則子產是進一步處。

秦伯使其弟鍼如晉叔向命召行人子員子朱曰當御三云叔向不應二十六年

無此等事。以是見得平公霸業之開。至於如此遂衰。

宋寺人伊戾無寵於太子痤。欲害太子。當時內則有夫人之欲立。而爲之主其謀於內。又有左師之惡太子。而爲之和其謀於外。主之於內。和之於外。此所以終害太子。這一段就宋公身上看。方楚客過宋。太子以其與己有舊。請野享之。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汝乎。是平公固知太子之惡伊戾。既而爲伊戾遠近之言所惑。卽遣其往。伊戾才往。便謀害太子。及其往。則飲用牲加書徵之。馳告公曰。太子爲亂。公又會說爲我子。又何求。是公又果知太子決不爲變。伊戾之言。決不可信。既而又爲伊戾欲速言所惑。使人窺之。卒囚太子。看此一段。便見得平公都闇矣。大抵人之闇者。遇事之始。未嘗不曉得一二。及其被人惑後。則漸漸入於闇而不自知。使平公能充此明。守之能堅。終必不至如此昏闇。惟其不能於明處思量。所以不免被人惑。向使能就他夫不惡汝乎與爲我子又何求之說上。守之以堅。則伊戾自無所容其奸矣。就左師身上看。宋向戌能弭諸侯之兵。當時號爲名卿。乃內與寵姬用謀。戕害家嗣。人臣大惡。亦無過於此。以戌之罪。雖誅之可也。平公方且置而不問。平公之心。必謂戌能弭諸侯之兵。故可以功掩過。殊不知害國本。大惡也。弭諸侯之兵。小善也。髮毫之善。豈能掩丘山之惡。平公之闇。又不言而可知。若就佐身上說。則尤有可論者。夫人同謀共殺太子。他日居太子之位者佐也。是禍根皆本於佐。是佐爲惡首。佐處此嫌疑之地。何故太子卻說道惟佐也能免我。又與之期約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佐之處此地。何故能使太子

無此等事。以是見得平公霸業之開。至於如此遂衰。

宋寺人伊戾無寵於太子痤。欲害太子。當時內則有夫人之欲立。而爲之主其謀於內。又有左師之惡太子。而爲之和其謀於外。主之於內。和之於外。此所以終害太子。這一段就宋公身上看。方楚客過宋。太子以其與己有舊。請野享之。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汝乎。是平公固知太子之惡伊戾。既而爲伊戾遠近之言所惑。卽遣其往。伊戾才往。便謀害太子。及其往。則飲用牲加書徵之。馳告公曰。太子爲亂。公又會說爲我子。又何求。是公又果知太子決不爲變。伊戾之言。決不可信。既而又爲伊戾欲速言所惑。使人窺之。卒囚太子。看此一段。便見得平公都闇矣。大抵人之闇者。遇事之始。未嘗不曉得一二。及其被人惑後。則漸漸入於闇而不自知。使平公能充此明。守之能堅。終必不至如此昏闇。惟其不能於明處思量。所以不免被人惑。向使能就他夫不惡汝乎與爲我子又何求之說上。守之以堅。則伊戾自無所容其奸矣。就左師身上看。宋向戌能弭諸侯之兵。當時號爲名卿。乃內與寵姬用謀。戕害家嗣。人臣大惡。亦無過於此。以戌之罪。雖誅之可也。平公方且置而不問。平公之心。必謂戌能弭諸侯之兵。故可以功掩過。殊不知害國本。大惡也。弭諸侯之兵。小善也。髮毫之善。豈能掩丘山之惡。平公之闇。又不言而可知。若就佐身上說。則尤有可論者。夫人同謀共殺太子。他日居太子之位者佐也。是禍根皆本於佐。是佐爲惡首。佐處此嫌疑之地。何故太子卻說道惟佐也能免我。又與之期約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佐之處此地。何故能使太子

必有內憂。此意正與孟子入則無法家拂士之意同。又如本朝李文靖爲相。當時南北皆未寧。或至旰食。羽檄日至廟堂。王文正每以爲憂。歎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文靖公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參政謂今日多事。萬一邊鄙既寧。竊恐朝廷事反多於今日。參政自將見之。其後澶淵既盟之後。及北虜講和。西戎納款。而東封西祀。蒐講墜典。靡有暇日。正謂王欽若諸人相繼更進迭用。天下紛紛。果如文靖之言。子罕之言。亦文靖之意。

左氏傳說卷第九

襄公

崔杼廢成立明二十七年

慶封好田耆酒二十八年

陳無宇言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同上

崔杼廢成立明。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慶封使盧蒲嫳帥甲攻崔氏。殺成與彊。盡俘其家。而杼遂縊死。大抵小人以勢利相合。一旦勢均力敵。必相屠戮而後已。初崔杼弒莊公。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爲左相。是崔慶同爲此逆謀。杼弒君之後。收一國之權。其凶威虐焰。太史書而死者三人。舉齊國無一人敢當之者。孰得而滅之。及其死也。乃以家禍而死。因其處家無法。廢嫡立庶。遂致禍由內作。故不旋踵而滅亡。如安慶緒之弒安祿山。史朝義之弒史思明。皆如此。自古之姦雄。其威焰可畏。無有能禦之者。其終未有不死於內亂。安祿山陷京師。迫天子。其聲勢蓋天下。當時外面雖有張睢陽顏平原之徒。盡忠於國。何曾損得祿山一毫毛。及其死也。乃其子安慶緒殺之。史思明僭叛飛揚。奄據河北。其聲勢再蓋天下。當時外面雖有郭汾陽李臨淮之徒。盡忠爲國。何曾損得思明一毫毛。及其死也。乃其子史朝義殺之。姦雄之人。看他凶強。誰損得他。而其終也。其禍卻自內始。譬如百圍之木。外面誰能搖撼得他動。及其仆。

左氏傳說卷第九

襄公

崔杼廢成立明二十七年

慶封好田耆酒二十八年

陳無宇言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同上

崔杼廢成立明。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慶封使盧蒲嫳帥甲攻崔氏。殺成與彊。盡俘其家。而杼遂縊死。大抵小人以勢利相合。一旦勢均力敵。必相屠戮而後已。初崔杼弒莊公。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爲左相。是崔慶同爲此逆謀。杼弒君之後。收一國之權。其凶威虐焰。太史書而死者三人。舉齊國無一人敢當之者。孰得而滅之。及其死也。乃以家禍而死。因其處家無法。廢嫡立庶。遂致禍由內作。故不旋踵而滅亡。如安慶緒之弒安祿山。史朝義之弒史思明。皆如此。自古之姦雄。其威焰可畏。無有能禦之者。其終未有不死於內亂。安祿山陷京師。迫天子。其聲勢蓋天下。當時外面雖有張睢陽顏平原之徒。盡忠於國。何曾損得祿山一毫毛。及其死也。乃其子安慶緒殺之。史思明僭叛飛揚。奄據河北。其聲勢再蓋天下。當時外面雖有郭汾陽李臨淮之徒。盡忠爲國。何曾損得思明一毫毛。及其死也。乃其子史朝義殺之。姦雄之人。看他凶強。誰損得他。而其終也。其禍卻自內始。譬如百圍之木。外面誰能搖撼得他動。及其仆。

然後鼓舞動盪。使人有興起之意。如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至今清廟之詩。其義雖存。而一唱三歎之音何在。然音雖存而義亡。學者亦可涵泳其音節。使有所興起也。所謂工以納言。時而颺之。五音六律。今之世固不可求。須想像所謂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庶幾聲義交相發。然魯工之所歌。乃未删之詩。而今之詩已經孔子删定。故魯爲季札歌諸國之風。置豳於秦魏之前。然札隨所歌品評。又有可議者。如歌小雅之詩。則曰周德之衰乎。至後世文中子、則曰孰謂季札子知樂。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小雅之一詩。季札以爲周之衰。而文中子以爲周之盛。蓋是文中子錯看了。當時魯史樂工。爲季札歌諸國之詩。欲觀歷代之樂。一時之間。每國不過歌一兩篇而已。若使其於風雅頌一一徧歌。則雖窮年越歲。歌亦未能畢。豈一朝一夕之間。樂工能盡歌之乎。札所聽者。樂工偶歌變風。故札隨所歌言之。且如歌唐。季札則曰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這只是歌蟋蟀一篇分明。以此知文中子亦錯觀了。這二段又須看得次序與今之次序不同。以此知孔子删詩。大段移轉。以季札之言考之。聲音尚可想見。如歌秦。則曰此之謂夏聲。此則全以聲論。非無衣小戎之所。可見札當時觀樂。一一品評之。札見舞韶箾。則曰若有他樂。不敢請已。杜預以爲魯用四代之樂。故及韶箾。而季札知其終。然其義似不止此。要皆不必如此說。蓋韶之樂。虞舜之時。最和氣之所聚。觀益稷之篇所載。其和可以想而知之。故韶最爲盡善美。雖善而雲門亦不能出此。札一聞之。有感於中。其曰不敢請已者。非謂聽樂欲止於此。言其樂無加於此也。正如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之意相類。能知此意。則知札觀樂之意。此殆未易以言

然後鼓舞動盪。使人有興起之意。如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至今清廟之詩。其義雖存。而一唱三歎之音何在。然音雖存而義亡。學者亦可涵泳其音節。使有所興起也。所謂工以納言。時而颺之。五音六律。今之世固不可求。須想像所謂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庶幾聲義交相發。然魯工之所歌。乃未删之詩。而今之詩已經孔子删定。故魯爲季札歌諸國之風。置豳於秦魏之前。然札隨所歌品評。又有可議者。如歌小雅之詩。則曰周德之衰乎。至後世文中子、則曰孰謂季札子知樂。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小雅之一詩。季札以爲周之衰。而文中子以爲周之盛。蓋是文中子錯看了。當時魯史樂工。爲季札歌諸國之詩。欲觀歷代之樂。一時之間。每國不過歌一兩篇而已。若使其於風雅頌一一徧歌。則雖窮年越歲。歌亦未能畢。豈一朝一夕之間。樂工能盡歌之乎。札所聽者。樂工偶歌變風。故札隨所歌言之。且如歌唐。季札則曰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這只是歌蟋蟀一篇分明。以此知文中子亦錯觀了。這二段又須看得次序與今之次序不同。以此知孔子删詩。大段移轉。以季札之言考之。聲音尚可想見。如歌秦。則曰此之謂夏聲。此則全以聲論。非無衣小戎之所。可見札當時觀樂。一一品評之。札見舞韶箾。則曰若有他樂。不敢請已。杜預以爲魯用四代之樂。故及韶箾。而季札知其終。然其義似不止此。要皆不必如此說。蓋韶之樂。虞舜之時。最和氣之所聚。觀益稷之篇所載。其和可以想而知之。故韶最爲盡善美。雖善而雲門亦不能出此。札一聞之。有感於中。其曰不敢請已者。非謂聽樂欲止於此。言其樂無加於此也。正如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之意相類。能知此意。則知札觀樂之意。此殆未易以言

步尙多。在學者當如此看。

鄭子產如陳涖盟而知陳亡三十年

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太子卑。大夫敖。政多門。能無亡乎。這見子產之觀國。與他人不同。常人如拙醫之觀形。子產之觀國。如良醫之視脈。自常人觀陳國之形。其聚禾粟則富矣。繕城郭則強矣。子產獨於陳國富強之中。而察一國之脈。知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夫敖政多門。雖有富強之形而不足恃矣。

鄭子皮授子產政三十年

鄭子皮授子產政。子產爲政。始終左右調護。人皆歸功於子皮。非子皮子產不能自立。信然。考子皮實迹。愈見其難及。子皮四世之望。臨政當子皮。而乃退然以遜子產。子產之立於鄭。非子皮不能者三。初伯有之亂。子產不助子駟攻伯有。子駟欲攻子產。子皮兩止之。及伯有既死。其亂既平。次第當子皮爲政。子皮又授之子產。子產辭以國小而偪。族大多寵。子皮曰。虎帥以聽。孰敢犯子。以子皮鄭國之望。帥其人以聽子產。其誰不從。及豐卷將田獵以祭。子產弗許。子張徵役。欲攻子產。子產奔晉。子皮又止之而逐豐卷。生子產於既死。還子產於已奔。向使伯有之亂。子產無子皮。則子產不能自保其身。中間無子皮。則子產不得爲政。後來豐卷之亂。子產無子皮。則子產亦不得安於鄭。是子產爲政。始終皆子皮之力。固是如此。然子產所以見知於子皮。子皮所以終始愛護子產。又有可論。觀子皮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

皮又曰。使夫往而學焉。子產又曰。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皮一聞子產此言。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微子吾不知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其至誠懇切如此。前面許多事迹。卻不似這一段至誠懇切。開心見意。惜乎其不登聖人之門。使其得登聖人之門。殆未可量。子皮固是虛心如此。又須看子產與子皮道同氣合。略無一毫居功收能處。方且忠告善道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子產之謙抑。一至於此。此所以感動子皮。致他終始愛護他。看子皮所言。便見得子皮用子產。看子產所對。便見得子產所以用於子皮者。精神骨髓都在此。前面事迹亦都在此。然子產內政又有可論處。觀其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及豐卷既奔。以他罪論來。自常終身不復入鄭可也。子產爲之。其規模甚有次序。其先皆是去委曲相就。蓋當時有強家大族以亂治。如子產賂伯石。人問其故。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如伯石三辭卿。子產既惡之。復處之高位。如既逐豐卷。三年而復反其田里。以定反側之情。與勸焚載書。皆是一意。當時都是委曲相逐。卻要就這上看紀綱。自外觀之。似若懦弱委靡。如怕強家大族之模稜。殊不知鄭國族大多寵。子產怕他來壞了我紀綱。故外面特先恁地調護他了。然後紀綱可立。至其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等事。立經陳紀。大夫之忠儉者與之。泰侈者斃之。然後出賞罰。示勸懲。其規模截然有不可犯者。此兩事須當合看。子產之爲政。特外面如此示弱。他國中紀綱。未嘗不立也。然此只是論子產好處。然子產亦有不是處。觀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勸毀鄉校。子產曰。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這幾句雖三代

皮又曰。使夫往而學焉。子產又曰。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皮一聞子產此言。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微子吾不知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其至誠懇切如此。前面許多事迹。卻不似這一段至誠懇切。開心見意。惜乎其不登聖人之門。使其得登聖人之門。殆未可量。子皮固是虛心如此。又須看子產與子皮道同氣合。略無一毫居功收能處。方且忠告善道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子產之謙抑。一至於此。此所以感動子皮。致他終始愛護他。看子皮所言。便見得子皮用子產。看子產所對。便見得子產所以用於子皮者。精神骨髓都在此。前面事迹亦都在此。然子產內政又有可論處。觀其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及豐卷既奔。以他罪論來。自常終身不復入鄭可也。子產爲之。其規模甚有次序。其先皆是去委曲相就。蓋當時有強家大族以亂治。如子產賂伯石。人問其故。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如伯石三辭卿。子產既惡之。復處之高位。如既逐豐卷。三年而復反其田里。以定反側之情。與勸焚載書。皆是一意。當時都是委曲相逐。卻要就這上看紀綱。自外觀之。似若懦弱委靡。如怕強家大族之模稜。殊不知鄭國族大多寵。子產怕他來壞了我紀綱。故外面特先恁地調護他了。然後紀綱可立。至其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等事。立經陳紀。大夫之忠儉者與之。泰侈者斃之。然後出賞罰。示勸懲。其規模截然有不可犯者。此兩事須當合看。子產之爲政。特外面如此示弱。他國中紀綱。未嘗不立也。然此只是論子產好處。然子產亦有不是處。觀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勸毀鄉校。子產曰。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這幾句雖三代

之意。若不咨而遽然放之。未必不反致怨於游氏也。此皆權輕重識事機如此。非有淵深之識。欲做此等事。不能到也。及其後罪盈惡貫。親戚叛之。子產乃乘其機而討之。至於數其犯罪五。與之相抗。略無少恕。何前日治之如此之緩。今日治之如此其急也。蓋前日子晳之黨尚盛。治之若急。適所以至於召亂。今日子晳之黨已離。故急乘此機而去之不敢緩。此一段學者最要看。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元年

晉平公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論晉侯疾證之外。而及良臣將死。趙孟問誰當良臣。對曰。主之謂矣。此一段見得先王之典禮。銷磨未盡。雖工之技微。亦獲知之。其後言國之大臣。有災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社稷。大抵國之大臣。在乎養其君德。保其君體。三代之時。爲大臣者。皆能如此。故其典禮之遺。雖工技亦知之。至漢唐則無知者。如霍光固可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其後昭帝以夭終。則光所以養其德保其體者可知。唐李德裕外誅藩鎮之強梁者。□□武宗終惑神仙。則是德裕無以養其德。保其體。盡此道者莫如周公。佐成王。所以養其德。保其體。公專以身任此事。故無逸之作。教之以先王之壽夭。戒之以無逸豫。遂使成王終其天命。而臨崩之際。死生矻然不亂。後之爲大臣。必如周公而後可。漢唐之間。雖有霍光德裕之相昭帝武宗。猶不知保養之意。

韓宣子聘于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二年

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此一段可見當時君弱臣強之漸。春秋時。諸侯卽位。則告政於鄰國。爲其繼先君

之政。不敢輕其事。且欲繼舊好也。宣子晉之大夫。爲政之初。乃行諸侯朝聘之禮。及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則知周禮盡在魯矣。此數句最要看。觀易象魯春秋。與周禮初無干預。須看得宣子善觀書處。如春秋周禮自易看。若易與周禮。大不相干。此最難看。蓋左氏所書。合於禮者褒之。不合於禮者貶之。此與周禮相去猶近。然左氏所釋。乃魯之舊史。未經夫子之筆削者。宣子但見夫子未筆削之春秋。不見夫子已筆削之春秋。夫子已筆削之後。抑揚高下。無非妙用所在。此非宣子所能見。易象之初。未有爻辭。至文王周公始爲之。大抵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吉凶軍賓嘉皆寓於其中。故易之三百八十四爻。所以該在是禮。周公作周禮之書。所以具其條目。是以周公既作易之後。又作周禮。實相表裏。如此知周禮之所以盡在魯也。宣子固不能知此。必其得於老師宿儒之傳。故能言之。

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張趯曰。甚矣子之爲此來也。三年

晉有少姜之喪。故鄭游吉如晉送葬。梁丙張趯一見游吉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其意蓋謂晉乃一嬖妾之喪。正不必遠覲大矣。則亦自悼晉國之喪。故子太叔言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惟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又善其言。乃曰。然自今子無事矣。其意謂自後晉國之衰大矣。夫亦且不來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乃盛滿之時。必有傾覆之患。二大夫退。子太叔告人曰。張趯有

之政。不敢輕其事。且欲繼舊好也。宣子晉之大夫。爲政之初。乃行諸侯朝聘之禮。及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則知周禮盡在魯矣。此數句最要看。觀易象魯春秋。與周禮初無干預。須看得宣子善觀書處。如春秋周禮自易看。若易與周禮。大不相干。此最難看。蓋左氏所書。合於禮者褒之。不合於禮者貶之。此與周禮相去猶近。然左氏所釋。乃魯之舊史。未經夫子之筆削者。宣子但見夫子未筆削之春秋。不見夫子已筆削之春秋。夫子已筆削之後。抑揚高下。無非妙用所在。此非宣子所能見。易象之初。未有爻辭。至文王周公始爲之。大抵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吉凶軍賓嘉皆寓於其中。故易之三百八十四爻。所以該在是禮。周公作周禮之書。所以具其條目。是以周公既作易之後。又作周禮。實相表裏。如此知周禮之所以盡在魯也。宣子固不能知此。必其得於老師宿儒之傳。故能言之。

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張趯曰。甚矣子之爲此來也。三年

晉有少姜之喪。故鄭游吉如晉送葬。梁丙張趯一見游吉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其意蓋謂晉乃一嬖妾之喪。正不必遠覲大矣。則亦自悼晉國之喪。故子太叔言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惟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又善其言。乃曰。然自今子無事矣。其意謂自後晉國之衰大矣。夫亦且不來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乃盛滿之時。必有傾覆之患。二大夫退。子太叔告人曰。張趯有

左氏傳說卷第十

昭公

楚靈王使椒舉如晉求諸侯四年

楚靈王使椒舉求諸侯於晉。當時晉平公怠惰。溺於宴安。無諸侯之志。其臣亦無奮然有志爲宏遠規模。楚靈王初欲求諸侯。問於子產。子產固已料之於先矣。言晉君少安不在諸侯。而楚強晉弱。宜晉之必從楚也。然初聞靈王使椒舉之來。晉侯欲不許。司馬侯曰。不可。晉楚惟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吾猶將事之。晉侯又未肯。乃言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必待司馬侯反覆調護。然後許之。何晉侯初間未肯許他。必待至於再至於三而後許也。當時楚方強。晉方弱。晉自是不能與楚爭。何故初聞尙欲不許。蓋天下之事。人不自量者最多。使人而皆知自量。則弱自安於弱。如此則諸侯何戰奪之有。正緣衰世之君。不知自量。故內有削弱之實。而外欲避削弱之名。不肯屈意下心。以爲人役。尙欲爭虛氣。晉君之病正在此。向使平公不待司馬侯委曲調護。亦未必從。晉既不能主諸侯。諸侯勢必從楚。則以楚之威焰。未必自會諸侯矣。當是時。晉傷威損重多矣。而賴一司馬侯調護。許楚之請。今諸侯之從楚。必竟是因晉侯許之後從之。則傷威損重。猶未至於極也。然司馬侯當時地位。不在六卿之列。所以其力止如此。但就事上面。能使晉侯不至於傷威損重。若在六卿之列。須能輔晉侯忍強楚侵

左氏傳說卷第十

昭公

楚靈王使椒舉如晉求諸侯四年

楚靈王使椒舉求諸侯於晉。當時晉平公怠惰。溺於宴安。無諸侯之志。其臣亦無奮然有志爲宏遠規模。楚靈王初欲求諸侯。問於子產。子產固已料之於先矣。言晉君少安不在諸侯。而楚強晉弱。宜晉之必從楚也。然初聞靈王使椒舉之來。晉侯欲不許。司馬侯曰。不可。晉楚惟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吾猶將事之。晉侯又未肯。乃言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必待司馬侯反覆調護。然後許之。何晉侯初間未肯許他。必待至於再至於三而後許也。當時楚方強。晉方弱。晉自是不能與楚爭。何故初聞尙欲不許。蓋天下之事。人不自量者最多。使人而皆知自量。則弱自安於弱。如此則諸侯何戰奪之有。正緣衰世之君。不知自量。故內有削弱之實。而外欲避削弱之名。不肯屈意下心。以爲人役。尙欲爭虛氣。晉君之病正在此。向使平公不待司馬侯委曲調護。亦未必從。晉既不能主諸侯。諸侯勢必從楚。則以楚之威焰。未必自會諸侯矣。當是時。晉傷威損重多矣。而賴一司馬侯調護。許楚之請。今諸侯之從楚。必竟是因晉侯許之後從之。則傷威損重。猶未至於極也。然司馬侯當時地位。不在六卿之列。所以其力止如此。但就事上面。能使晉侯不至於傷威損重。若在六卿之列。須能輔晉侯忍強楚侵

齬於其間。楚之禍敗。亦未必如此之速。奈何晉日以柔懦。不能與楚爭。楚王之心到此。故侈然志盈而意滿。唯其滿得速。所以禍敗也亦速。

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四年

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是改三代井田之法。如魯作丘甲一般。子寬告之。子產拒子寬之言甚峻。推原子產爲政。此一段事。蓋自有說。鄭小國也。中立乎晉楚強國之間。前後數年。從晉不從楚。從楚則不從晉。不過但供一邊貢賦而已。則小國尚可支持。到楚靈王方無道。晉平公衰弱。又不能與之校。鄭以蕞爾之小國。事兩霸主。朝廷貢賦。與平時所貢之物。已添了一倍。所以子產不得已作丘賦。當時其他諸侯。亦莫不供兩霸主貢賦。何故其他諸侯。皆能供而不至作丘賦。何獨鄭不能供而作丘賦。須是推原子產所以作丘賦之意。蓋子產爲政。常欲使鄭國整齊有餘。不使到闕乏地位。所以不恤人之謗己而作之。大率子產爲人。必欲要就窄狹中卻示其寬裕。衰弱中卻示其強大。子產之規模。多是如此。是以有得力處。有不得力處。其他諸國。則是到闕乏時。逐旋爲之。子產不肯教國中有困乏之患。於是寧甘心受謗而不顧。所以多取於民。其弊至於如此。故子寬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寬之言天下之至言也。大抵士君子要識微慮遠。有高見遠識。而能推原存亡之所以然。方謂之通達國體。若不能如此。只隨事上看。必學有所未至也。子寬見子產不從。遂知國氏先亡。又知蔡及曹滕無禮而先亡。又知鄭無法而先衞亡。可謂能推原得數百年存亡興衰之迹者。其識甚遠。其見甚明。惜乎子產不能聽也。

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五年

魯昭公如晉自郊勞至贈賄無失禮者女叔齊謂魯侯焉知禮夫自郊勞至贈賄皆無違何故謂之不知禮觀女叔齊之言謂是儀也非禮也禮與儀本非二事凡周旋上下俯仰揖遜之際無非至理之所在到得後世析而觀之儀自儀禮自禮至有以儀爲非禮女叔齊不特辨魯侯儀禮之分乃所以深警晉平公不知禮之本平公之時六卿方強何異魯三家有女叔齊叔向不能用何異有子家羈不能用是魯晉當時皆不知禮之本矣方從事虛文而不能於實事上理會此女叔齊所以深警動他蓋周之衰大抵皆徇末忘本從事於末而不知本實寓於此也故林放問禮之本夫子曰大哉問是當時皆不知其本惟林放獨知而能問然夫子又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當時皆從事於鐘鼓玉帛之末而不知鐘鼓玉帛者固有本末存焉今須看得禮樂固不在於玉帛鐘鼓而亦不在於玉帛鐘鼓之外使聖人有作雖不徒徇乎末而所以爲本者又豈在於鐘鼓玉帛之外哉學者不可緣女叔齊之言遂分儀與禮爲兩事使昭公果知郊勞贈賄之爲禮而能立禮之本則三家決不至於盛而魯亦未至遽弱也

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六年

子產鑄刑書叔向詒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又曰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貨賂並行子產不從大抵古者象以典刑示五刑之大法而已其條目輕重淺深生殺一切付之以人未嘗立爲定法民之有罪者隨其事而權其輕重故不得乘吾隙以投其姦後世立

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五年

魯昭公如晉自郊勞至贈賄無失禮者女叔齊謂魯侯焉知禮夫自郊勞至贈賄皆無違何故謂之不知禮觀女叔齊之言謂是儀也非禮也禮與儀本非二事凡周旋上下俯仰揖遜之際無非至理之所在到得後世析而觀之儀自儀禮自禮至有以儀爲非禮女叔齊不特辨魯侯儀禮之分乃所以深警晉平公不知禮之本平公之時六卿方強何異魯三家有女叔齊叔向不能用何異有子家羈不能用是魯晉當時皆不知禮之本矣方從事虛文而不能於實事上理會此女叔齊所以深警動他蓋周之衰大抵皆徇末忘本從事於末而不知本實寓於此也故林放問禮之本夫子曰大哉問是當時皆不知其本惟林放獨知而能問然夫子又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當時皆從事於鐘鼓玉帛之末而不知鐘鼓玉帛者固有本末存焉今須看得禮樂固不在於玉帛鐘鼓而亦不在於玉帛鐘鼓之外使聖人有作雖不徒徇乎末而所以爲本者又豈在於鐘鼓玉帛之外哉學者不可緣女叔齊之言遂分儀與禮爲兩事使昭公果知郊勞贈賄之爲禮而能立禮之本則三家決不至於盛而魯亦未至遽弱也

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六年

子產鑄刑書叔向詒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又曰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貨賂並行子產不從大抵古者象以典刑示五刑之大法而已其條目輕重淺深生殺一切付之以人未嘗立爲定法民之有罪者隨其事而權其輕重故不得乘吾隙以投其姦後世立

王雖是無道。其間亦有一二件好處。且如使穿封戌爲陳公。曰、城麇之役不詔。當靈王爲王子時。與穿封戌爭鄭囚鄭皇頡。戌操戈欲逐王子圍。是仇讎之人。今既卽位。不惟不報其讎。既滅陳。又封之爲陳公。如此等事。正如齊桓公忘射鈎之讎而用管仲。晉文公忘斬袪之讎而用寺人披。異世一揆。此皆與桓文暗合處。若是他全是無道時。雖凶威惡焰。足以憑陵諸侯。如何過得十四年。惟其閒有一二件與賢君暗合處。故當時雖以無道行之。猶可支持十餘年。大抵天下之道。最不可須臾離。如穿封戌事。故可取。至於申無宇執人於王宮。在靈王之虐。宜若必誅而無赦。今乃寬假慰遣之。蓋十事中有一二事暗合。所以過得十四年。故當時雖以凶威虐焰加於天下。而不至於亡者。由此故也。若專凶焰暴虐。以無道行之。只如州吁數月便亡。大抵暴不可恃。若專以無道。必不能久。歷考簒弑之人。粗能支持。皆出於此。後世之君。卻謂天道難知。而不知天道本不難知也。

王雖是無道。其間亦有一二件好處。且如使穿封戌爲陳公。曰、城麇之役不詔。當靈王爲王子時。與穿封戌爭鄭囚鄭皇頡。戌操戈欲逐王子圍。是仇讎之人。今既卽位。不惟不報其讎。既滅陳。又封之爲陳公。如此等事。正如齊桓公忘射鈎之讎而用管仲。晉文公忘斬袪之讎而用寺人披。異世一揆。此皆與桓文暗合處。若是他全是無道時。雖凶威惡焰。足以憑陵諸侯。如何過得十四年。惟其閒有一二件與賢君暗合處。故當時雖以無道行之。猶可支持十餘年。大抵天下之道。最不可須臾離。如穿封戌事。故可取。至於申無宇執人於王宮。在靈王之虐。宜若必誅而無赦。今乃寬假慰遣之。蓋十事中有一二事暗合。所以過得十四年。故當時雖以凶威虐焰加於天下。而不至於亡者。由此故也。若專凶焰暴虐。以無道行之。只如州吁數月便亡。大抵暴不可恃。若專以無道。必不能久。歷考簒弑之人。粗能支持。皆出於此。後世之君。卻謂天道難知。而不知天道本不難知也。